

谨以此书献给

三一教主诞辰506周年



# 目 录

## 一、本体经

《三一教主夏午尼本体经释略》自序.....1

三一教主夏午尼本体经释略.....2

## 二、彌勒尊佛經.....8

## 三、夏午尼經訓

《夏午尼經訓》序.....14

夏午尼經訓.....19

附：初學諸生告天矢言.....36

性靈頌章.....40

心大頌章.....43

道一頌章.....45

## 四、夏午经纂

夏午經纂卷一.....47

夏總持經纂十五章.....47

夏訊釋經纂十五章.....64

如來性經纂四章.....75

夏午經纂卷二.....83

眾妙玄經纂五章.....83

大成時經纂四章.....93

反身誠經纂三章.....	102
<b>夏午經纂卷三.....</b>	<b>113</b>
度世正一經纂九章.....	113
中和位育經纂十章.....	122
明光普照經纂十三章.....	131
<b>夏午經纂卷四.....</b>	<b>140</b>
最上一乘經纂九章.....	140
洞玄極則經纂十章.....	151
道統中一經纂十六章.....	158

# 本体经释略

## 《三一教主夏午尼本体经释略》自序

夫释者。特以释我之字而已。使人而不疑也。故云释略。但世之儒者。不究此经之旨。以为教主自称为大多有信之者。是以夏道不明于世。即此之由也。若初言我是开天之我。以至我今之我。俱是弥勒佛现身自称与教主之言。至于何处不是我之我。以及终篇俱是卢子文辉自称赞教主之言。夫曰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是言何处不是我师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乃是以赞教主浩然充塞之无穷也。夫我字之意。区区颇知其详。而经中之旨。区区未知其详。盖以意见推测。而妄释之。以附释我之字而已。而非欲自恃以为知也。但此经义精微。而释之者。恐不达其旨。以致经不明。误人之不小也。故特草草数字于简端。以自明其见识之未至。而与诸贤人君子言之。其真知者。代我酌裁之。幸甚。其未真知者。不可以释略而深信之云尔。

时皇清光绪岁次十四年戊子正阳月穀旦。

梁普耀

### 三一教主夏午尼本体经释略

本体者。本然之体也。无生无死。无始无终。无上无下。无远无近。无内无外。无古无今。如如而已矣。虚空而已也。而其所谓经者。常也。盖言如如虚空。而非有非无。色空之所不到处。无声无臭。历万劫而不坏焉者也。

#### 我是开天都统行法大师

我。无我之我。万物皆备于我之我。无我之我。本体虚空。而万物则皆备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有外于我之本体虚空乎。

法。乃是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法。

#### 无始以来一人而已

天地有始有终。太虚无始无终。由太虚而天而地。由天地而人而物。则是天地人物。都从虚空中来。本同一气。故曰一人而已。

#### 释迦与我比肩。诸极在我下方。

释迦修成正觉。虚空本体。而我亦修成正觉虚空本体。我既虚空本体矣。而天地之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皆在虚空之中。我之下矣。

#### 我今现补释迦佛位。龙华三会。普度人天。

释迦设教普度。是为天人大师。今当纲维午运。付汝倡明三氏。设教普度。亦为天人大师。此一节。乃是明万历六年戊寅。教主年六二岁。时九月在钱塘江舟中夜宿。见一头陀。放五色大毫光从虚空降下以示。弥勒佛现身而言此。此以下乃是卢子文辉赞教主之言。以续为自体之经。

**天地之内。天地之外。何处不是虚空。何处不是神。何处不是气。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

夏者。大也。午者。正也。言今纲维午运。林夫子应运而生。倡明三氏。大中至正之道而一之者。教之所由始也。故门人称为三一教主夏午尼云。金身者。即非身大身也。非身大身则不气之气。未始气之元气也。不神之神。未始神之元神也。非身之元气元神。本体虚空。则天地之内。天地之外。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非身大身。虚空本体之元神元气乎。

**曾画八卦易之始。曾证涅槃了生死。曾为九天大宗王。曾为九地大法主。**

易者。日月也。阴阳也。未有天地。则未有后天八卦。未有混沌。则未有先天八卦。未有天地。则未有混沌。则未始有易。画也者。画其无名天地之始也。涅不生。槃不死。证涅槃。则无生死矣。九天之上。而无其上。九地之下而无其下。然天地之健顺。皆吾法身之妙用。而成位乎于天地矣。

**珠在库里。诸佛议举。**

释之珠。道之丹。儒之仁。皆言一也。然而库者。中也。而诸佛之所议所举者。惟此而已。

**帐飞月轮。倡明三氏。岂其三氏。必归之儒。惟世间法。为世所需。能无深浅。道固不殊。入孝出悌。非近非迂。**

教主母李氏。初梦丹轮明月。飞入帐中遂娠焉。明正德十二年丁丑七月十六日寅时生。教主至三十岁后倡明三氏之道。皆由三纲五常以立本。修身炼性以入门。虚空本体以极则。而后尽焉。盖道释之教。教人以入门极则。是乃精微之致。不可使知之道。而专与上智之士言之。故归儒宗孔。以孔子之教。教人以立本为先。是乃易简之理。可使由之道。以天下万世共之。故能无深浅。道固不殊。入孝出悌。而使人人俱足。个个完成。然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固非近于俚俗。亦非近于幻妄。而达之万世。天下而无敝焉者也。

**凿昆仑以为窍。立太极以为基。参两仪以为材。列四象以为纪。**

昆仑者。人身之首也。凿也者。以通天地之气也。太极者。吾身之一也。立也者。主之也。立以主坎离之交也。两仪也。阴阳也。四象者。金木水火也。参之列之以全用。

**金铁混合。阴阳相符。炯炯二珠。照耀六虚。既济而尊。**



**玉封而宾。**

金。紫金。吾身之阴丹也。黑铁。天地之阳丹也。混合者。盖天地之气与吾身之气本相流通。必以心法修之持之。然后方能合之为一也。然金铁既混合矣。阴阳既相符矣。而吾身之炯炯二珠。有若天地之日月。而无所不照矣。侷。和合也。二尊者。即二珠也。惟此二珠至尊至贵。至此则脱离生死。以身天地。黑籍除名。丹书注字。上帝知其名字矣。故曰玉封之宾。

**法与权俱得。百千亿三金身。**

法。即倡明三氏立本入门极则之法。权。即掌握龙华三会普度人天之权。一而三。三而百千万亿。是金身之变化无穷。如河图洛书之变化不尽。故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皆从吾身天命之性中发出来尔。

**移居太极前。复位无始先。**

夫太极之前。则太虚矣。此乃了其一。而复归未始一。是尽性至命之大者也。至此则超出天地。以身太虚。故曰复位无始先。

**百万人一人。能动百万神。**

百万人之人。指其身也。一人之人。指其性也。如如性也。惟此如如之性。而百万之神。赖此以威以灵。

**天曰天神。地曰地祇。七万神将。七十九万神兵。赫赫其**

威。濯濯其灵。常拥护围绕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天地效顺。日月效明。四时效序。鬼神效能。

三一教主之金身。犹如日月之中天。神将神兵之拥护。譬如众星旋绕。然吾身之天命既现。则六识之神化为神将。遍身精光化为神兵。岂惟此哉。天地得之以清以宁。日月得之以照以临。四时得之以寒以暑。鬼神得之以屈以伸。岂非所谓致中致和以位以育。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耶。

一发号令。若雷若霆。如有天妖。地妖。人妖。物妖。山妖。水妖。禽妖。兽妖。及诸依草附木一切之妖。孰不悚惧。孰不战兢。破胆裂形。碎为微尘。

夏午尼之灵光正气。譬若天中日。而诸凡有不正之气。犹如水之冰。冰经日照有不即时消铄之者乎。

金身金身。三妙法金身。百千亿三金身。无气之气。不神之神。常充满乎法界。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本体。何处不是我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

三。又正也。身以金言。盖言如金之刚。历万劫而不坏也。非色非空。无穷无尽。周流六虚之外。充塞乎天地之间矣。

唵。金齿临。玉齿临。吽。吾奉开天混虚无始至尊敕令。

唵。吾身玄关之窍开。金齿临。玉齿临。是金津玉液交会其中。即水火既济也。吽。浩然正气充塞于其外。此天命之性。

乃自太虚中如如之气无始无终。至尊无对而赋来尔。

时皇清光绪岁次十四年戊子正阳月穀旦。

梁普耀

## 彌勒尊佛經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集

三一教主言。古稱彌勒佛為布袋和尚者。何也。而說者乃以布袋之大。足以包虛空也。聞者惑之。然虛空最大。且不可以大名之。即是天地。尚在虛空之內矣。而曰布袋之大。足以包虛空也。豈其布袋之大。而有大於虛空乎。而所謂布袋者。特借名爾。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豈先天地之渾成者。亦有物與。而所謂物者。亦借名爾。或者以包之一字。乃是賺語。而余則以包之一字。實為密說。夫既謂之密矣。則亦惡得而說之。然而虛空也。虛空而非虛空也。非虛空也。非虛空而非不虛空也。虛空且不得而說之矣。而況非虛空乎。非虛空且不得而說之矣。而況非不虛空乎。然其所以能包虛空者。其布袋乎。其非布袋乎。其非布袋而借名之以為布袋乎。即有佛出世。而非身大身。果足以包虛空矣。而其所以借名以為布袋者。則亦不能以之而語人也。子思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說者以為大無不包。而其所謂大無不包者。豈非其道之寬於虛空。而能包虛空者乎。

三一教主說：古時候把彌勒佛稱為布袋和尚，這是為什

么呢?说的人竟以为布袋非常大。完全可以包笼虚空。听的人对此感到迷惑。可是虚空最大,而且不能用大来称说,就是天地,还是在虚空之内,可是说布袋非常大,完全可以包笼虚空,难道布袋的广大比虚空还大吗?这所说的布袋,只是借用这个名而已。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难道在天地形成之前混然而成的,也有物吗?这里所说的物,也是借用这个名而已。有人认为“包”这一个字,是骗人的话。可是我却认为“包”这一个字,确实是隐密的说辞。既然称这是“密”,那么怎么能够说出来呢?然而虚空,虚空就是非虚空;非虚空,非虚空就是非不虚空。虚空尚且不能够说,更何况非虚空呢?非虚空尚且不能够说,更何况非不虚空呢?然而它能够用来包笼虚空,是布袋呢,还是非布袋呢,还是非布袋却借用名称认为是布袋呢?这就是有佛陀示现,出生在世间,那个非身大身,确实完全可以包笼虚空。这里借用名称认为是布袋的原因,也就是不能把它告诉人们。子思说:“说到大,就大得连整个天下都载不下。”说的人认为大得无所不包,那么他所说的大得无所不包,难道不是这个道比虚空还宽广,又能包笼虚空吗?

爾時

那个时候

三一教主。欲重宣此義。而又說是經曰。我之身非大也。我之身充滿於法界矣。我之腹非大也。我之腹包羅乎法界矣。我之身充滿於法界。我之身小於其腹。我之腹包羅乎法界。我之腹大於其身。我之身抑又小矣。我之身充滿於毛髮。我之腹抑又大矣。我之腹包羅乎虛空。虛空空也。而不空於天地。天地不空也。而空於虛空。虛空空也。而不空於毛髮。毛髮不空也。而空於虛空。虛空也。天地也。毛髮也。孰空也。孰不空也。孰空而空也。孰空而不空也。孰不空而空也。孰不空而不空也。孰空空而空也。孰空空而不空也。孰空不空而空也。孰空不空而不空也。孰不空空而空也。孰不空空而不空也。無空也。無不空也。無空而空也。無空而不空也。無不空而空也。無不空而不空也。無空空而空也。無空空而不空也。無空不空而空也。無空不空而不空也。無不空空而空也。無不空空而不空也。然而又何以謂之是空而不空也。盖只此不住。只此是空。是空不空。即是真空。即是真空。則五臟六腑空也。四肢百骸空也。八萬四千毛竅空也。天地空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空也。山川流峙。昆蟲草木空也。五臟六腑空歟。五臟六腑不空而空也。四肢百骸空歟。四肢百骸不空而空也。八萬四千毛竅空歟。八萬四千毛竅不空而空也。天地空歟。天地不空而空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空

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不空而空也。山川流峙。昆蟲草木空歟。山川流峙。昆蟲草木不空而空也。空也。不可得而空之。不空也。不可得而空之。空也。不可得而不空之。不空也。不可得而不空之。有空也。有不空也。無空也。無不空也。有其空。斯有不空矣。無其空。斯無不空矣。

三一教主想要用偈颂重复概括精义，就又说这部经：我的身不是大（所能形容的），我的身充满了法界。我的腹不是大（所能形容的），我的腹包罗了法界。我的身充满了法界，我的身比这个腹小；我的腹包罗了法界，我的腹比这个身大，我的身还是又小了。我的身充满毛发，我的腹还是又大了。我的腹包罗了虚空。虚空是空，在天地就不空，天地不空，就要在虚空中空。虚空是空，在毛发就不空，毛发不空，就要在虚空中空。虚空、天地、毛发，哪个空？哪个不空？哪个空了就空？哪个空了就不空？哪个不空就空？哪个不空就不空？哪个空了空就空？哪个空了空就不空？哪个空了不空就空？哪个空了不空就不空？哪个不空了空就空？哪个不空了空就不空？无空，无不空。无空就是空，无空就是不空。无不空就是空，无不空就是不空。无空又空就是空，无空又空就是不空。无空不空就空，无空不空就不空。无不空空了就空，无不空空了就不空。然而为什么又叫做是空就不空？只这个不

住相，只这个是空。是空不空，就是真空。如此真空，那么五脏六腑也空，四肢百骸也空，八万四千毛窍也空，天地也空，日月星辰、雨风露雷也空，山川流峙、昆虫草木也空。五脏六腑空吗？五脏六腑不空又会空。四肢百骸空吗？四肢百骸不空又会空。八万四千毛窍空吗？八万四千毛窍不空又会空。天地空吗？天地不空又会空。日月星辰、雨风露雷空吗？日月星辰、雨风露雷不空又会空。山川流峙、昆虫草木空吗？山川流峙、昆虫草木不空又会空。空，不能够使它再空；不空，不能够使它空。空，不能够使它不空；不空，不能够使它不空。有空，有不空；无空，无不空。有这个空，就没有不空了；没有这个空，就没有不空了。

真言曰

彌勒尊佛是我體 彌勒尊佛是我心

我體即是彌勒體 我心即是彌勒心

我與彌勒無二體 我與彌勒無二心

彌勒與我無二體 彌勒與我無二心

我是開天都統行法大師。無始以來。一人而已。釋迦與我比肩。諸極在我下方。我今現補釋迦佛位。龍華三會。普度人天。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无我之我是启发天性的大总持，是行法的大宗师。自从



无始以来，只有一个真我而已。释迦同我比肩，四維上下都在我的下方，我如今成就释迦的佛果，龙华三会，普度人天。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 夏午尼經訓

持经弟子盧文輝結集

## 夏午尼經訓序

(1)經者，正也。何謂正？由道德仁義而言之之謂正。夫道德仁義，非聖人不能言也。聖人之言，聖人之行也，以己之所以行者，發出爲言，此爲天下萬世之人言也，言之而欲其必行也。聖人之言，聖人之真心也，以己之真心，不蔽乎物者，以爲天下萬世之人見而行之，行之以爲聖人也。

(1)经就是正。什么叫做正？说的内容遵从道德仁义，就叫做正。不是圣人就不可能说道德仁义。圣人的话是体现圣人的行为，圣人用自己已经做好的体现道德仁义的行为，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为天下万世的人说的，说出来就是想要人们一定要去践行。圣人的话是圣人的真心，因为自己的真心，不被外物蒙蔽，所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天下万世的人能够看见并且践行，践行了就能成为圣人。

(2)由此以觀，聖人者，我之真心也，我固有之也。若不識自心，以爲聖人遠矣，則必曰：聖人之行，非凡夫可及；聖人之言，非

凡夫可行。縱能言之，蓋聞聖人之言以爲聞，言聖人之言以爲言也，實未嘗有得於心，以行聖人之行者也。

(2) 由此看来，圣人就是我的真心，我本来就有。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心，认为圣人非常高远，就一定会说：圣人的行为，不是平常的人能够做到的；圣人的话，不是平常的人能够践行的。即使可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他听到圣人的话，就把它当作自己的知识，复述圣人的话，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话，其实自己不曾有心得，来践行圣人的行为。

(3) 我林子之言，無非堯舜之中也，無非孔子之一也。林子之行，非天地鬼神所共見者不敢行，非天地鬼神所共聞者不敢言。所謂聖人之言，聖人之行也；聖人之言，聖人之真心也。不其然乎？前乎千百世之聖人，而非有餘；後乎千百世之聖人，而非不足。先乎吾者，先得吾心之所謂聖人焉而已；後乎吾者，後得吾心之所謂聖人焉而已。

(3) 林子的话，不离开尧舜的中，不离开孔子的一。林子的行为，不是天地鬼神能共同监察的不敢做，不是天地鬼神能共同听到的不敢说。这就是所说的圣人的话是体现圣人的行为，圣人的话是圣人的真心。不是这样吗？千百世之前的圣人，并不是有余；千百世之后的圣人，并不是不足。在我之前的圣人，是先得到我心的所说的圣人而已；在我之后的圣人，是后得到

我心的所说的圣人而已。

(4) 由堯舜而下，言之而可行於天下萬世者，仲尼一人而已。由仲尼而下，言之可行於天下萬世者，非林子其誰與歸？嗟夫，春秋之時，人惡知，仲尼之言可行於天下萬世而至於今日也。今日之人又惡知，林子之言可行於天下萬世乎？

(4) 从尧舜以后，说的话能够实行于天下万世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个人而已。从孔子以后，说的话能够实行于天下万世的圣人，不是林子要依归谁呢？啊！春秋的时候，人们哪知道，仲尼的话能够实行于天下万世直到今天。今天的人又哪知道，林子的话能够实行于天下万世呢？

(5) 然而聖人之言，非聖人不能知也。仲尼聖人也，仲尼之心，不自知其爲聖人也，惟見天下萬世之人，皆可以爲聖人者，仲尼之心也。天下萬世之人，孰不曰仲尼聖人也，問其仲尼之所以爲聖人者，則曰不知也。

(5) 然而圣人的话，不是圣人就不能知道。孔子是圣人，孔子的心，不知道自己成为圣人了，他只看到天下万世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是孔子的心。天下万世的人，谁不说孔子是圣人，问他孔子能成为圣人的方法，他却说不知道。

(6) 吾師林子見仲尼之所以爲聖人者，心仲尼之心也。見仲尼聖人，又見天下萬世之人，皆可以爲仲尼。而此一片婆心，

存存匪懈。故其吐辭爲經，足以垂訓於天下萬世矣。其所著《正宗統論》《夏午經》，各三十六卷，與儒之四書六經，道之五千言，釋之三十二分，莫不相爲表裏。

(6) 我的老师林子完全看到孔子成为圣人的方法，就是以孔子的真心为心。林子看到孔子是圣人，又看到天下万世的人都可以成为孔子，这一片仁慈之心，存之又存，毫不懈怠。所以他的著述成为经，完全能够垂示教训天下万世。他所著的《正宗统论》《夏午经》各三十六卷，与儒家的四书六经，道家的五千言，佛家的三十二分，无不内外互相配合，共为一体。

(7) 性如盧師，固林子之嫡傳，後學之鼻祖也。知作聖之階梯，集林子勸勉諸生，及書中最爲嚴謹者凡十四章，諸生矢言四章，性靈、心大、道一、三頌章，標曰《林子經訓》，以奮迅後之學者。己丑秋，史閱先嚴遺集，得舊本讀之，辭凜義嚴，遂命梓以廣其傳。辛丑冬，易生太吉、卓生如賜、朱生鼎勳，重梓於仙溪之金山。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懇史爲之敘。謹修數言以誌其大略云。

(7) 卢性如(文辉)师，本来是林子的嫡传弟子，是后学的鼻祖，他知道成为圣人的阶梯，收集林子劝导勉励各位门生以及书中最严密谨慎的内容，总共十四章，诸生矢言四章，性灵、心大、道一、三颂章，题书名为《林子经训》，用这本经书使

后来学道的人精神奋发行动迅速。己丑年秋天，我阅读先父遗留下来的文集，得到《林子经训》的旧本拜读，这本经书，语言严正，道理严密，于是就嘱人刻版，刊印，广泛传播。辛丑年冬天，门生易太吉、卓如赐、朱鼎勳，在仙游金山重刻刊印，正如(司马迁)所说的“把书藏在名山里以防遗失，并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恳请我为这本经书写序言。我恭敬地写下几句话来记下大致的内容。

尚陽門人董史百拜謹撰

## 夏午尼經訓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集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聖者，真心也。若今儒道釋之所相告語者，非真心也，亦不知有所謂心法也。不知心法，真心得而識乎？不識真心，聖人得而存乎？蓋聖人者，我固有之也。誠能撤其所以蔽乎聖人者，便是聖人，何遠之有？

三一教主說：圣人能够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真心常明。像现在儒道释相互述说的内容，不是真心，也不知道有所说的心法。不知道心法，能够知道真心吗？不知道真心，圣人能够存在心中吗？圣人是我本来就有的。果真能够除去那些蒙蔽圣人的物欲，就是圣人了，哪有什么遥远呢？

或問孔門心法，而事心豈有法歟？

有人問孔門心法，事心(即修心)難道有法嗎？

三一教主言：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獨無其法乎？故心在乎人之中者，中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堯舜之中？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一也。若不有所謂心法焉，安能得孔子之一？

三一教主說：说唱艺术尚且有法，那么事心这样的大事，

难道没有法吗？所以心守在人的中，是中。如果没有所说的心法，怎么能够得到尧舜的中呢？心能千变万化又能统于一，是一。如果没有所说的心法，怎么能得到孔子的一呢？

三一教主言：汝獨不聞孔氏之言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余嘗以為，自有不死者在焉。余初倡明三氏之教，曾作數語，令諸生日夕誦之曰：“勿起邪心，勿為邪事，三教先生，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誰能不死，身死心生，方為不死。”

三一教主说：你难道没有听到孔子的话吗？“早上听到了道，悟了道，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身死心生。”我曾经认为，自然有千古不灭的真心存在。我刚开始倡明儒道释的教，曾经写几句话，让各位门生日夜诵读：“勿起邪心，勿為邪事，三教先生，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誰能不死，身死心生，方為不死。”

三一教主言：三教先生者，孔老釋迦也。豈曰徒念三教先生以念心，以歸依孔老釋迦，而為初學之第一義耶？而耳之所聽，聽於無聲，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視，視於無形，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無體，殆有如孔老釋迦之真心而無異於吾之心也。夫既如此，則是耳也，一皆孔老釋迦，而無不正之耳矣；目也，一皆孔老



釋迦，而無不正之目矣；心也，一皆孔老釋迦，而無不正之心矣。諸生今尚未能無念，故當以正念為先，而諸凡有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時而消鑠者乎？以此持念，以此攝心，而耳之聽，目之視，自能中乎禮而不違矣。此乃初學之先務，而為入德之門也，諸生其勉之。

三一教主說：三教先生就是孔子、老子、釋迦。難道說只念“三教先生”來念心，來皈依孔老釋迦，就是初學的第一要義嗎？而且耳朵聽到的，如聽無聲，大概有如孔老釋迦的法言在我的耳朵里；眼睛見到的，如視無形，大概有如孔老釋迦的法容在我的眼前；心存在至善之地，存着又沒有形体，大概有如孔老釋迦的真心和我的心是一樣的。既然這樣，那麼這耳朵也都如孔老釋迦的，就沒有不正的耳朵了；眼睛也都如孔老釋迦的，就沒有不正的眼睛了；心也都如孔老釋迦的，就沒有不正的心。各位門生現在還不能做到無念，所以應當以正念為先，那麼凡是有不正的耳朵，不正的眼睛，不正的心，還會不立刻消滅嗎？以此持守正念，以此攝住心志，那麼耳朵所聽的，眼睛所看的，自然能符合禮，就不會違反了。這是初學的人首要的事務，也是進入道德的門徑。各位門生一定要努力。

三一教主言：忠則其人也，而不忠則非人矣；孝則其人也，而不孝則非人矣；仁則其人也，而不仁則非人矣；義則其人也，

而不義則非人矣。凡類此，而為人道之所宜為者而為之，則人矣；凡類此，而非人道之所宜為者而為之，則非人矣。人矣，無所往而不為人也，不曰聖人之徒乎？非人矣，無所往而不為非人也，不曰禽獸之類乎？諸生戒之，諸生勉之。

三一教主说：有了忠就成为人，那么不忠就不是人了；有了孝就成为人，那么不孝就不是人了；有了仁就成为人，那么不仁就不是人了；有了义就成为人，那么不义就不是人了；凡是像这些，是人道应该做的就去做，就成为人；凡是像这些，不是人道应该做的却去做，就不是人了；是人，到哪里无不是人，不叫做圣人这一类的人吗？不是人，到哪里也都不是人，不叫做禽兽这类的人吗？各位门生要警戒，各位门生一定要努力。

三一教主言：敬，敬，敬，心為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屍坐齋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三一教主说：敬，敬，敬，心是一个天，心存就是敬，所以操存这个心不要稍微懈怠，就是如答谢颂扬文王在天之神時不敢稍微违背。敬，敬，敬，出门做事（如会见大宾客），使

用民力（如主持大祭典），应当专一又无杂念；坐，要像祭祀时的尸（代死者接受祭祀的人）那样端重；立，要像斋戒时的人那般恭敬，态度要端庄像有所思考的样子。敬，敬，敬，仁能揭示大道生生不息，诚是本体，虚中有实，那么敬心就会悟出大道的生生不息，虚中有实，虚实圆融，没有欠缺，使人经常自己警醒，心就不会放驰追逐外物。敬，敬，敬，圣学能够一贯始终就在这个敬，王道能够安定人，安定百姓也在这个敬。敬，敬，敬。

三一教主言：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毋胥絕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毋用婦人之言，以間我一家之和好。聽，聽，聽。

三一教主说：听，听，听，我们身体的毛发皮肤是父母给我们的，所以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听，听，听，儿女与父母亲的关系相处得不好，不能够成为人，所以人的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听，听，听，凡是当今的人际关系不如兄弟，兄弟不能相互疏远断绝，背离我兄弟的亲情。听，听，听，一家人不和合，如果从女人身上产生，就不要偏听女人错误的话，以免离间我一家人的和好。听，听，听。

三一教主言：戒，戒，戒，爾毋以強而凌弱，爾毋以富而欺貧，爾毋以公而濟私，爾毋以刻薄而傷雅道，爾毋以少壯而侮老成人。戒，戒，戒，爾毋好鬥而健訟，爾毋酗酒而喜賭，爾毋妬賢而嫉能，爾毋面是背非而尚詐偽，爾毋利己害人而佔便宜。戒，戒，戒。

三一教主说：戒，戒，戒。你不要凭借强大就欺侮弱小，你不要凭借富有就欺侮贫穷，你不要假借公家的名义谋取私利，你不要因刻薄就损害忠厚之道，你不要凭借年轻力壮就欺负年高有德的人。戒，戒，戒，你不要喜爱争斗并且喜好打官司，你不要没有节制地喝酒并且爱好赌博，你不要忌恨品德和才能比自己好的人，你不要当面赞成背后反对并且注重巧诈虚伪，你不要利己害人并且侵占便宜。戒，戒，戒。

三一教主言：勉，勉，勉，爾有父母，當知所以孝敬而承順；爾有兄弟，當知所以友於而克恭；爾有子孫，當知所以提攜而教訓。勉，勉，勉，爾為士者，當知所以進德而修業；爾為農者，當知所以服田而力穡，爾為工者、商者，當知所以居肆而服賈。勉，勉，勉。

三一教主说：勉，勉，勉，你有父母，应该知道孝敬并且遵奉顺从；你有兄弟，应当知道相互友爱并且能够恭敬顺从；你有子孙，应该知道照顾扶持并且教育训诫。勉，勉，勉，你

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增进道德并且修营功业；你是农民，应该知道从事农务又努力收获谷物；你是工人、商人，应该知道在作坊(工厂)里做工和经商。勉，勉，勉。

三一教主言：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說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為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無愧於心也，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非，而我不自以為非者，以我之無愧於心，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凡所舉動，凡所說話，而有愧於心也，而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為是，而我不自以為是者，以我之有愧於心，得罪於天地鬼神也。

三一教主说：凡是所有的举动，不能有一件事有愧于心；如果有一件事有愧于心，这就是一件事冒犯天地鬼神；有一件事冒犯了天地鬼神，却不被天地鬼神谴责，是没有的事。凡是所有的说话，不能有一句话有愧于心；如果有一句话有愧于心，就是一句话得罪了天地鬼神；有一句话得罪了天地鬼神，却不被天地鬼神遣责，是没有的事。凡是所有的举动，凡是所有的说话，如果无愧于心，就不会冒犯天地鬼神，即使天下人认为

我不对，可是我也不会自己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我无愧于心，没有冒犯天地鬼神。凡是所有的举动，凡是所有的说话，如果有愧于心，就是冒犯天地鬼神，即使天下人认为我是对的，可是我也不会自己认为是对的，因为我有愧于心，冒犯了天地鬼神。

或執無鬼無神之說甚堅，來訪三一教主。

有人十分固执地坚持无鬼无神的说法，来拜访三一教主。

(1)三一教主言：子不觀之古人之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為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而子則曰無鬼無神者，何也？既無鬼神，則無天道，而諸凡不善之事，不亦可以欺人而為之邪？

(1)三一教主说：你不阅读古人的书，《礼记》中说：“阳间有礼乐，阴间就有鬼神。”又说：“在明处做不善的事，人们能够谴责他；在暗处做不善的事，鬼神能够责罚他。”可是你却说无鬼无神，为什么呢？既然没有鬼神，那么就无天道，那么许多不善的事，不就可以欺骗人而且放心去干吗？

(2)昔者商俗尚鬼，而在上則有成湯之為君也，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而賢聖之君，何其多也；在下則有伊尹之為臣也，仲虺、傅說、箕子、膠鬲，而賢聖之臣，又何其多也：亦皆尊鬼敬神。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豈其智有過於商之君臣之賢聖

邪？

(2) 从前，商代的习俗尊崇鬼神，在上的有成汤做君王，还有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贤圣的君王多么众多啊；在下的有伊尹做大臣，仲虺、傅說、箕子、膠鬲，贤圣的大臣多么众多啊；也都尊崇鬼神。可是你却极力说无鬼无神，难道你的聪明能超过商代君臣的贤圣吗？

(3) 今專以盤庚之遷都與孔子之刪書言之，若盤庚之遷都也，亦未嘗諱言鬼神，故其告臣有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告民有曰：“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又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3) 现在专门以盤庚迁移国都与孔子删订《尚书》来说，如盤庚迁移国都，也不曾不敢说鬼神，所以他对大臣说：“先王就会重重地降下罪责，问道：‘为什么虐待我的臣民？’”又说：“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于是就会告诉我们的先王说：‘对我们的子孙用刑吧！’”于是先王就会重重地降下刑罚。”他对百姓说：“先王也会对你们降下罪责，问道：‘为什么不同我的幼孙亲近友好？’”又说：“你们的内心又怀着恶念。我们的先王将会告诉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就会断然

抛弃你们，不会挽救你们的死亡。”

(4) 豈盤庚賢君也，顧乃鬼其事以欺有眾，而謂之賢君也可乎哉？又豈孔子聖人也，抑且存其書以欺萬世，而謂之聖人也可乎哉？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抑子之智有過於盤庚之賢，孔子之聖邪？孔子之書莫先於《論語》，《論語》曰：“祭神，如神在。”又曰：“致孝鬼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若孔子者，亦惟不語，或有所禱，禱之以心。此孔子之能敬能遠，而能知鬼神之情狀也如此。

(4) 难道盤庚是个贤明的君王，却用鬼神之事来欺骗臣民，这能够称为贤明的君王吗？又难道孔子是个圣人，而且保存《尚书》来欺骗万世，这能够称为圣人吗？然而你却极力说无鬼无神，或者是你的聪明超过了盤庚的贤明，超过了孔子的圣明吗？孔子的书没有比《论语》更早的，《论语》说：“祭神就像神真的在面前。”又说：“尽心孝敬鬼神。”又说：“侍奉人还没做好，怎么能侍奉鬼神呢？”像孔子也只是不说鬼神，有时也祈祷，是以心祈祷。这是孔子能敬鬼神又不接近，能如此知道鬼神的情状。

(5) 他若經傳與諸疏釋、性理、綱目、通鑒等書，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聖君、賢相、賢人、君子，所言鬼神之事，蓋有不可得而勝紀者。縱曰鬼神亦可得而欺矣，然而我自為之，



我自知之，而吾心之鬼神其可得而欺乎？

(5) 如其他的经传和各种疏释、性理、纲目、通鉴等书，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汉唐宋，圣君、贤相、贤人、君子，所说鬼神的事，大概不能够一一记载下来。即使说鬼神也可以欺瞒，但是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知道，那么我心中的鬼神难道可以欺瞒吗？

(6) 余嘗以此聽人之言而隱微之，或善或惡，則亦可得而知矣。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無所為而為善者，天下能有幾人哉？然亦賴有鬼神之說以恐惕之，庶幾乎其不敢肆然而為惡者，是乃古先聖人救世之盛心，神道以設教也。奚必明言無神無鬼，以長其陰邪不善之心耶？

(6) 我曾经因此听人家说的话，感到隐约而又细微，有的善有的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况且当今的时代是什么时代，自然无为又能做好事的人，天下能有几个人呢？然而也要依靠有鬼神的学说来使人们恐惧警戒，希望他们不敢任意地做坏事，这是古代圣人救世的美好愿望，用鬼神的学说来实施教化。为什么一定要明说无神无鬼，来助长那些阴险邪恶不善的人心呢？

或問吾心鬼神之不可欺。

有人问我心中的鬼神不可以欺瞒。

三一教主言：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為大也。

三一教主说：难道不因为夜里没人看见就懒于走路(按礼仪要下车却不下车)，并且单独走路没有愧对自己的影子，单独睡觉没有愧对身上的被子吗？《诗》中说：“看你单独自处室内，尚且做事无愧于神明。”隐约的会表现出来，细微的会显露出来，隐藏的也会十分明显，我心的鬼神是如此明亮，难道你能够欺瞒吗？但是不欺瞒的要义，只在谨独(独处時谨慎不苟)。程明道说：“有天德才可以说王道(古代君王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它的要义只在谨独。”如果能够知道谨独的方法，就存心，就主敬(立极守中)，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防范又防范，那么天德王道就在我了。这就是谨独不欺功夫很重要的原因。

或問釋曰因果，老曰感應，豈孔子之儒，亦有因果感應之說與？

有人问：“释迦说因果，老子说感应，难道孔子的儒也有因果感应的学说吗？”

(1)三一教主言：有因則有果，有感則有應，天道之自然也。昔者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故月盈則虧，日中則昃，不謂之天道之自然邪？

(1)三一教主说：有因就有果，有感就有应，这是天道的自然。从前益赞美大禹说：“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谨慎能得到好处。”这就是天道。所以月亮圆了就会亏缺，太阳到了正午就要偏西，这不叫做天道的自然吗？

(2)余今為汝試言之，而儒門之所謂因果感應，則亦可考而知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2)我今天对你说，儒家所说的因果感应，也是可以考证明白，《易》中说：“积善的人家，必然有很多吉庆；作恶的人家，必然有许多灾祸。”又说：“不积累善事就不能成就美名，不积累恶行就不会毁灭自己。”《书》上说：“做善事的人上天会降赐百福，做坏事的人上天会降下百灾。”又说：“道德纯一，行动起来就不会不吉利；道德没有纯一，行动起来就会变得凶险。”是吉是凶，取决于人的行为；上天是降临灾祸，

还是赐给吉祥，取决于人的品行。

(3)又觀箕子之論休徵也：肅而時雨，乂而時暘，哲而時燠，謀而時寒，聖而時風。其論咎徵也：狂而恒雨，僭而恒暘，豫而恒燠，急而恒寒，蒙而恒風。豈非釋氏因果，老氏感應之機也哉？

(3)又看箕子论吉祥的征兆是：君王严肃恭敬，雨水及时降下；天下治理得好，天气及时晴朗；君王明智，气候及时温暖；君王深谋远虑，寒冷及时到来；君王圣明，风及时吹来。箕子论不祥的征兆是：君王狂妄傲慢，就会久雨不停；君王办事错乱，就会久旱不雨；君王贪图享乐，就会久热不退；君王严酷急躁，就会持久寒冷；君王昏庸愚昧，就会持久刮风。这难道不是释迦说因果，老子说感应的真机吗？

(4)至於《繫辭》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大學》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所謂：“仁則榮，不仁則辱。”

(4)至于《系辞》说：“(君子)说的话如果充满善意，那么

在千里之外也会引起共鸣被人接受；如果他说的话充满恶意，那么在千里之外也会引起人们反感并被人拒绝。”言行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原因。《大学》说：“如果一个人说出来的话不讲道理，那么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历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曾子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怎样对待你。”孟子说：“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尊敬他。”又说：“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家一定有招致破败的因素，别人才会有可能破坏它。一个国家总是先有招致讨伐的原因，然后才招致别人讨伐它。”又说：“仁就光荣，不仁就耻辱。”

(5) 惟此因果感應之機，又為至近而至嚴也如此。然汝勿謂天高高而在上矣，而其臨下也，則有赫；汝勿謂鬼神冥冥而莫覲矣，而其伺人也，則至察。余於是而知鬼神之屈伸，乃天道之自然也。故不通鬼神屈伸之機，則必不明天道自然之理，不明天道自然之理，則必不信因果感應之常。

(5) 只有这因果感应的真机，又是像这样极切近而且极严厉。然而你不说天高高在上，能俯视人间，善恶就会显著分明；你不说鬼神冥冥没有遇见，可是鬼神窥察人，却极分明；我于是就知道鬼神的屈(为阴属鬼)伸(为阳属神)，是自然的天道。

所以不通晓鬼神屈伸的真机，就一定不明白天道自然的义理，不明白天道自然的义理，就一定不相信因果感应是永远不变的。

三一教主五切不可示戒諸生：

三一教主以五条切不可儆戒各位门生。

---切不可為古先聖人之言，以濟其私。

---切不可借助述说古代圣人的话，为自己谋取私利。

---切不可流於荒唐枯槁，以斷棄綱常。

---切不可流于荒唐(放弃纲常)枯槁(空禅枯坐)，就弃绝纲常。

---切不可講學為名，結交貴顯者流。

---切不可讲学为名，结交居高位而显名于世的人。

---切不可談及理亂黜陟，言人陰私之事。

---切不可谈论治和乱，人才的进退和官吏的升降，议论别人不可告人的事。

---為學有序，切不可不知立本，而遽用入門之功，不知入門，而遽談極則之大。今以儒教言之，三綱五常，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極則矣。而道而釋，亦復如是。

---学道有次序，切不可不知道立本，就急忙学入门的功夫；

不知道入门的功夫，就急忙谈极则的无为心法。现在以儒教来说，三纲五常，可以让百姓顺着人道去做，却不可以让未觉悟的百姓知道天道，这是立本。存心养性，顺从天命，是不能够使人知道的天道，这是入门。阴阳变化不停，正气充满六虚，是不能够使人知道的天道，这是极则。那么道教和佛教也是这样。

## 初學諸生告天矢言

(1)門下生某謹筮日齋沐介贄。啓受三教先生心教。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即孔子，敢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學不至于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訓，以三綱五常爲日用，入孝出悌爲實履，士農工商爲常業，修之於家，行之於天下，以爲明體適用之學也。

(1)三教門人某恭謹地选定吉日，齋戒沐浴，奉上拜師禮，領受三教先生的心教。於是才知道我本來的性善就是孔子大聖人，我怎敢不畏惧戒慎，日夜奉行，誓願要發一念之誠，學不達到孔子的道德就不停止。又哪敢不遵守明确的訓戒，以三綱五常爲日用，入孝出悌爲實履，士農工商爲常業，在家修持心法，在天下施行仁道，作爲明本體達實用之學。

(2)至於利義之辨，不可不明也；沉湎之凶，不可不戒也；方剛之氣，不可不創也；嗣續綱常，固於人爲最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懲也。如或敗綱亂常，不忠不孝，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義利之辨，有所未明；沉湎之凶，有所未戒；方剛之氣，有所未創；淫邪之僻，有所未懲。即是孔子罪人，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爲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2)至于利和义的辨别，不可不明白；沉溺的恶习，不可不



戒除；方刚的暴气，不可不惩戒；子孙繁衍的纲常，本来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然而邪淫的坏事，也不可不止。如果有败纲乱常，不忠不孝，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义利的辨别，还未明白；沉溺的恶习，还未戒除；方刚的暴气，还未惩戒；邪淫的坏事，还未戒止。就是孔子的罪人，将凭什么自立在天地之间呢？为此肃敬地呈上启文，恐惧战慄到极点。

(1) 門下生某啓受心教，既勤而行之矣，復自誓願。自今以始，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訕謗聖賢，侵凌道德。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輕慢先靈，違逆上命。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罰不平，逸樂過節。分外營求，好侵好奪。凌孤逼寡。損子墮胎。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乘威迫脅，縱暴殺傷。受恩不感，危人自安。壓良爲賤，謾募愚人。讐人之私，蔽人之善。

(1) 门人某领受心教，既要勤奋践行，又自己发誓愿。从今天开始，如果举动不义，行为背理。以恶逞能，忍心残害生灵。阴险残害心地善良的人，暗地里欺瞒君王或父母。讥笑毁谤圣贤，侵犯欺凌有道德的人。怠慢自己的先生，背叛自己侍奉的人。偏听妻妾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不敬重祖先的神灵，背逆长上的命令。轻视天下的百姓，扰乱国家的政务。赏罚不当，安逸享乐过度。超过本分营求私利，喜欢霸占喜欢掠夺。凌辱

孤儿，逼迫寡妇。堕胎伤害子女。损耗他人货财，分离人家的骨肉。用威势来欺凌人，放纵暴行，杀伤人命。既受人家之恩，不思报答。使人承当危险，只求自己安稳。掠买善良人家的子女作为奴才和婢女，使用诡计来欺骗愚蠢的人。揭发他人的隐私，掩盖别人的优点。

(2) 棄法受賂。貶正誹賢。嫁禍賣惡。包貯險心。助人爲非。毀人稱直。自咒咒他。左道惑衆。貌慈心毒。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行多隱僻。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采取姦利。如是等罪，有一於此，便非人類。自今以始，敢不痛自惕厲，自創自懲，謹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2) 不顾法律，接受贿赂。驱逐正直的人，排挤贤能的人。嫁祸于人，推卸罪恶。表面和善，内心阴险。助人为非作歹。毁谤他人而自以为正直。自己诅咒自己，而又诅咒他人。以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外貌伪装慈祥，内心却很恶毒。口是心非。编造坏话做恶事。行为多是不光明正大。私自非法使用短尺狭度，轻称小升，来贪利占便宜。把假冒的货物掺在真品中，获取不正当的利润。这样的罪过，如果犯了其中的一点，就不是人了。从现在开始怎敢不自己警惕谨慎，自我惩戒，自我戒止，为此肃敬地呈上启文，恐惧战慄到极点。

---自願諸凡所授心教，惟當勤而行之；所示明訓，惟當遵

而守之。誓發一念之誠，真有若上帝之臨汝。更不敢稍違於終食，少離於斯須也。

——自願一切所授的心教，都应该勤奮地踐行；所指示的明確的訓戒，都應當遵守。誓發一念之誠，真有如上帝鑒察你，更不敢在一頓飯或一會兒的時間稍微違背道。

——自願日搜己過，痛自忤悔。某嘗竊聞之：衆生舉止動念，無不是罪；某亦衆生也，而生平之所舉止動念，烏得無罪？或爲不善於明，而明爲人之所非；或爲不善於幽，而幽爲鬼神之所譴。自今伊始，誓將以前日所爲不是之事，自怨自艾，志心忤悔，更不敢有一毫自昧之心。如有不搜己過，不自忤悔；抑或忤之於前，而不悔之於後，即是獲罪於天，惟天鑒之。

——自願每天檢查自己的過錯，痛自忤悔。某曾經聽到：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罪過；某也是眾生，那麼生平的舉止動念，怎麼能無罪呢？或者公開做壞事，就會在陽間被人批評；或者暗中做壞事，就會在陰間被鬼神譴責。從今開始，發誓將以前所做不對的事，自己悔過，自己改正，誠心忤悔，更不敢有一毫自己欺騙自己的心。如果有不檢查自己的過錯，不自己忤悔，或是在前忤悔，在後却不悔改，就是得罪於天，只有上天像鏡子一樣明察人。

## 性靈頌章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陰陽繼善，一點靈光，我自有之，我自去之，我不知我之所以有，亦不知我之所以去。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阴阳变化，相继而后生善，一点灵光，我本来就有的，我却自己失掉了，我不知道我本来就有的原因，也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失掉的原因。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循循善誘，中道而立。謂我一點靈光，照天照地；謂我一點靈光，徹古徹今；謂我一點靈光，明並日月；謂我一點靈光，幽爍鬼神。帝堯之光四表也，文王之光四方也，周公之光上下也，亦不過以此一點靈光，充而大之，彌綸參贊，而塞乎天地之間矣。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循循善誘，立在中道。我的一点灵光，能够照天照地；我的一点灵光，彻古彻今；我的一点灵光，与日月同辉；我的一点灵光，光照幽冥中的鬼神。尧帝的光辉普照四方极远之地，文王的光辉普照四方，周公的光辉普照上下，也不

过是用这一点灵光，扩充了使它广大，笼盖天地，帮助天地化育生命，并且充满在天地之间了。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木木相摩，火生於木；石石相擊，火生於石。火之光也非外，而其照也外；水之光也非内，而其照也内。而人則會木石水火之精，以成其性焉者也，豈曰内照，復能外照。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木与木互相摩擦，火就从木上生出；石与石互相敲打，火就从石上生出；火的光不是在外，却能照亮外面；水的光不是在内，却能照亮内部。如果人能领会木石水火的精，使本性完善，谁说只是内照，又能外照。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蠢動且含靈矣，而況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蠢動之不如也。腐草且螢光矣，而況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腐草之不如也。氣清則神清，乃名爲神，清而輕也，而靈於天。氣濁則神濁，反名爲鬼，濁而重也，而磷於地。夫一點靈光，常人豈不足耶？顧乃神而鬼之，屬地而磷，是則可哀也已。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动物尚且含有灵性，更何况人呢？却因为失去

了这一点灵光，反而变成不如动物。腐烂的草尚且有萤火虫的光，更何况人呢？却因为失去了这一点灵光，反而变成不如腐烂的草。气清就会神清，就称为神，清就会轻，升在天成为灵。气浊就会神浊，就反称为鬼，浊就会重，降在地成为(有恶臭的)磷。一点灵光，平常的人难道不足吗？却因为神变成鬼，归于地就成为磷，这是可悲的。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清明在躬，無分晝夜。是雖旦晝牝亡，夜氣不存，而此一點靈光，則固在矣。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清明在心，没有昼夜之分。这即使在第二天天亮時，他的所作所为便把善心磨灭了，(如果不断地磨灭下去，)那么他黑夜里产生的善心便不可能长久存在，可是这一点灵光，也是仍然存在。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哪有什么遥远呢？

## 心大頌章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我儒也，而非儒也，非儒而非不儒；我道也，而非道也，非道而非不道；我釋也，而非釋也，非釋而非不釋。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我是儒，又不是儒，不是儒却无不是儒；我是道，又不是道，不是道却无不是道；我是釋，又不是釋，不是釋却无不是釋。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即我即儒，即我即道，即我即釋。即我非我，非我即我，萬物皆備，無不是我。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我即是儒，我即是道，我即是釋。我即是非我，非我即是真我，万物都具备，无不是我。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我非天也，亦非地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覆以載。上而日月之所以照臨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照以臨。下而山川之所以流峙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流以峙。明而人物之所以生成者，由乎我也，無我

則無以生以成。幽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由乎我也，無我則無以屈以伸。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我不是天，也不是地。可是天能够覆盖地能够承载，都是凭借我，没有我就无法覆盖承载。在上日月能够照射俯视，都是凭借我，没有我就无法照射俯视。在下山川能够流动耸立，都是凭借我，没有我就无法流动耸立。阳间人和物能够生成，都是凭借真我，没有我就无法生成。阴间鬼神能够屈伸，都是凭借我，没有我就无法屈伸。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太虛無我，迺是真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而誠神之幾，莫不由我。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太虛无我，就是真我。寂就会常感，感就会常寂。那么诚神的真机，没有不由我发出。



## 道一頌章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曆古聖人，只此一心。惟此一心，非五行心，夫焉有倚？非中心心，是心是聖，是聖是心，無方無體，包羅天外；天上天下，孰與爲對。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历古圣人，只此一个真心。只有这一个真心，不是五行心(肉团心)，哪里有不正？不是中心的心，心即是圣，圣即是心，没有一定的处所，没有一定的形体，包罗天外；天上天下，谁能与它相配。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儒曰知性，釋曰見性，見性性見，知性性知。非眼能見，見不屬眼；非智能知，知不在智。非眼非智，真見真知。真常得性，亦復如是。教雖有三，其道惟一。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儒说知性，释说见性，见性性见，知性性知。不是眼能够看见，见到不属于眼；不是智能能够知道，知道不在于智。不是眼见不是智知，真见真知。真如本性，也是这样。教虽然有三门，道只有一个。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釋老之教，與上智道，上智之士，古今所稀。故子罕言，曰仁曰命。性與天道，其孰能知。惟世間法，民可使由，變而通之，與民宜之。歸儒宗孔，宗孔之儒，天下萬世，莫之能違。

### 拜手稽首

三一教主。释迦老子的教，对上智的人说，上智的人，古今少有。所以孔子很少说仁和命。性与天道，谁能够知道？只有世间法，百姓可以遵从着去做，灵活应变又透彻了解，和百姓相适应。归儒宗孔，以孔子的儒为宗，天下万世，没有人能够违背。

# 夏午經纂卷一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纂

門人陳衷瑜校錄

## 夏總持經纂十五章

三一教主言。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為道焉。豈不謂之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為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為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為道也。

三一教主说：道，是用来作为教的根本；教，是用来阐明道的义理。但是世间的人不明白道与教的区别，所以把教认为是道，这难道不叫做教有三门道也有三个吗？竟然不知道儒家把道称为“儒”来教化人，并不是儒家自己把“儒”当作道；道家把道称为“道”来教化人，并不是道家自己把“道”当作道；佛家把道称为“释”来教化人，并不是佛家自己把“释”当作道。

三一教主言。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孔子之教。

聖教也。老子之教。玄教也。釋迦之教。禪教也。亦自有立本。亦自有入門。亦自有極則。然而孔子之教。必以立本為先者。何也。抑以世間法。民可使由也。若老子之入門。釋迦之極則。不謂之出世間法。而不可以使知邪。體天弘化。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由以異也。

三一教主说：道，只有一个而已，教却有三门。所以孔子的教，是圣教；老子的教，是玄教；释迦的教，是禅教。也各自有立本，也各自有入门，也各自有极则。然而孔子的教，一定要以立本为先，为什么呢？因为世间法，是能够使人遵从着去做的人道。如老子的入门，释迦的极则，不叫做出世间法，是不能够使人知道的天道吗？依据天命弘扬德化，各有自己执掌的职责，这就是教有不同的原因。

三一教主言。余之所以合三氏之教而一之者。非他也。三綱四業。而為教之始也。見性入門。而為教之中也。虛空本體。而為教之終也。合始中終而大之。述而非作。而變而通。似有出於一人之所建立者。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而為教之一也。非今非古。無是無非。此余三教合一之本旨。而非矯世以為異也。

三一教主说：我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体，没有其他的原因。三纲四业，是教的开始；见性入门，是教的中段；虚空本体，

是教的终极。合立本、入门、极则成为“夏”之大，我只是阐明先圣的道而不是创作，把中一之道加以变通，好像是出自一个人建立的，不知有儒教，不知有道教，不知有释教，而作为合一的教门，非今非古，无是无非，这是我三教合一的本旨，并不是把矫正世俗当作标新立异。

三一教主言。從古以來。孰有大於孔老釋迦哉。而孔老釋迦之所以大者。以其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但三氏者流。不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也。而其揣度億逆。實悖於孔老釋迦之道。而各自以其邪師之所相授受。而謂孔老釋迦之道。不過如是也。標門自尊。互相同異。此孔老釋迦之道之大。不明於天下萬世也。

三一教主说：从古以来，有谁比孔子、老子、释迦更伟大呢？孔子、老子、释迦伟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我的夏有所说的真去处存在。但是儒道释者流，不知道真我的夏有所说的真去处，就推测预料，实在违背了孔老释迦之道。又各自凭那些邪师相互传授和接受的邪法，就说孔老释迦之道不过如此，且表明门派自我尊大，互相同中求异，这样孔老释迦之道的伟大，就不能明于天下万世。

三一教主言。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

即儒是夏。穀神不死。即道是夏。如是降伏。即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三一教主说：夏就是大，太极在其中；太极生阴阳，阴阳统于夏；阴阳化出五行，五行也统于夏。退藏于密，儒就是夏；谷神（元神）不死，道就是夏；如是降伏，释就是夏。光明藏，是夏；活泼泼地，是夏；玄关窍，是夏；呼吸根，是夏；孔颜乐处，是夏；喜怒哀乐未发出，是夏；一贯，是夏；得一归一，也是夏；执中，是夏；守中空中，也是夏。因此说这个居，就是我身中广大的居；因此说这个位，就是我身中的正位；因此说这个道，就是我身中的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现一切，充满天地之内，超出天地之外，比天地始生时先，比天地终了时后。

三一教主言。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黄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释亦夏也。而释迦之道在我矣。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不為高。在六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三一教主说：儒也是夏，那么孔子的道在我了；道也是夏，那么黄帝、老子的道在我了；释也是夏，那么释迦的道在我了。与天地的功德相契合，与日月的光明相辉映，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时序相配合，与鬼神的吉凶相感应，我身的正气，与天道运行变化，那么天地的夏在我了。在太极之上不算是高，在六极之下不算是深，先在天地生前不算是久，长在上古洪荒不算是老，我身的正气，与天道运行变化，那么天地的夏在我了。论覆盖就像天一样，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完全覆盖；论承载就像地一样，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全部承载；论光明就像太阳和月亮，光辉升在八方之外，通照古今，我身的正气，与天道运行变化，那么天地的夏在我

了。儒教是世间法，道教和佛教是出世间法。而所说的夏，夏也是儒，也是世间法；夏也是道，夏也是释，也是出世间法。

三一教主言。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而皇帝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釋之所以為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嶽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並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三一教主说：先天的道理，夏都具备。先天是天的先，生天生地生人，是天的先就是先天。所以天是气，可是先天不属于气；地是形，可是先天不属于形。只有夏却不是天，不是地，不是气，不是形，玄微又玄微，一定不能够用名来说吧。天能



够成为天，地能够成为地，人能够成为人，那么生成天地人的至妙又至妙的道，都在于夏；皇能够成为皇，帝能够成为帝，王能够成为王，那么成为皇帝王的至妙又至妙的道，都完全在于夏；儒能够成为儒，道能够成为道，释能够成为释，那么成为儒道释的至妙又至妙的道，都在于夏。天得到夏就轻清，地得到夏就宁静，人得到夏就圣明；皇得到夏就有道，帝得到夏就有德，王得到夏就有功；儒得到夏就是仁，道得到夏就是玄，释得到夏就是空。没有不是天，那么日月星辰附在天上，得到夏就会照射，就会俯视；没有不是地，那么山岳河海归属地上，得到夏就会耸立，就会流动。从大的方面来说，元（天地从开始到消亡的周期叫做元）会（一元有十二会）运（一会有三十运）世（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说明天地有始有终，得到夏就有了维系；从小的方面说，能飞能跑的动物和植物在天地间一起生育，得到夏就会生长。

三一教主言。太極分而為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為宗。道以黃帝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

三一教主说：太极分为三才，是天，是地，是人。人有三宗，是儒宗，是道宗，是释宗。儒家以孔子为宗，道家以黄帝、老子为宗，佛家以释迦为宗。

三一教主言。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而一陰一陽者。天之道也。地以一而剛柔之。而一剛一柔者。地之道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道。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以斷棄此三綱者。亦獨何與。至於男而婚之。女而嫁之。亦且不能盡此人道之大。而三綱為之不振者。蓋亦有之。噫。安得有盡性至命之徒。而與之論天地人之始。儒道釋之初。男必婚。女必嫁。陰陽剛柔仁義之大道也哉。

三一教主说：太极就是一。天以一分为阴阳，一阴一阳是天之道；地以一分为刚柔，一刚一柔是地之道。至于人，就是以一分为仁义，仁义之道，没有比三纲更重要，所以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这就是三纲。可是天下万世却有男人不婚娶，女子不出嫁，来断绝抛弃这三纲，这是为什么呢？至于男人结婚，女子出嫁，而且还不能完成这重要的人道。那么三纲因为不婚嫁就不能兴起，大概也有这个原因。唉！怎样才能找到尽性至命的人，和他一起谈论天地人的始生，儒道释的本初，男人一定要婚娶，女子一定要出嫁，以及阴阳、刚柔、仁义的大道呢？

三一教主言。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

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云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余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余歸儒之教之所由立也。余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余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為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而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歟。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民之無以引重而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易。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

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況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余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言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三一教主说：乾成为男性的象征，坤成为女性的象征，男人没有女人就无法生育，女人没有男人就无法成胎，夫妇有别，父子有仁，君臣有义，人道的重要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道释者流，飘然云外，哪里有夫妇之别呢？没有夫妇之别，哪里有父子之仁呢？没有父子之仁，哪里有君臣之义呢？没有夫妇，没有父子，没有君臣，这就是人道的欠缺。我曾经用这三纲来推论，古代的圣人，确立这君臣之义来教化天下万世，确立这父子之仁来教化天下万世，确立这夫妇之别来教化天下万世。现在道释者流却抛弃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就与古代圣人用来教化人的人道完全不同了，这又不叫做圣人的憾事吗？这是我设立归儒之教的原因，我又用这三纲来推论，天地以阴阳、刚柔来化生万物，在上有日月的照射、俯视，在下有山河的流动、耸立，微小的有昆虫、草木的纷然罗列，无不有

阴有阳，有刚有柔。现在道释者流，却违背阴阳的常道，违反刚柔的义理，把自己抛弃在天地造化之外还不忧虑，这不叫做天地的欠缺吗？这是我说原宗图的原因，但是天地能够成为天地，也有这样的情况，太阳落在地平线下，白天变成黑夜，夜里就有月亮照射俯视，又何况有所说的火，火附着木材来照明呢？月亮和火光，不是用来弥补太阳的欠缺吗？上天用阳生育万物，又用阴辅助阳来成全，用阴来成全，又不是用来弥补阳的欠缺吗？如圣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来帮助天地化生和养育做不到的事，百姓没有房屋穴居野外，就教他们盖房子居住；百姓没有粮食，就教他们种植与收割；百姓无法载运重物到达远地，就教他们役使牛马驾车。《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乐记》是六经，圣人的精神，通过经书来显示，文词和体裁，还不沿袭，《大学》这部书，是《论语》未曾说的；《中庸》这部书，是《大学》未曾谈到的；《孟子》这部书，是《中庸》未曾阐发的。尧舜的中，孔子用一贯通；孔子的仁，孟子用义增补。像后世的儒士所著述的，文词体裁，互相沿袭，况且哪里有人能够自说一家之言，说自己的心得呢？譬如水上加水，火上加火，文章汗牛充栋，哪里有用呢？这是我因此不衡量自己，私下窥察天地造化的玄微，圣人立言的意旨，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语言上，来弥补人道的欠缺。

三一教主言。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今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則是黃帝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為魏相。封於段幹。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則是老子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為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則是釋迦之教。亦未嘗遺人倫也。且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於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余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廡舍。是釋氏之人倫。余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所道者。誰之道也。

三一教主說：黃帝和老子也完成人倫的大事，這記載在史書上是可以查考的，現在請讓我詳細地說，黃帝有四個妃，生了二十五個子女，獲得姓氏的十四人，有十二個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都是他的子孫，這就是黃帝的教不曾拋棄人倫。老子的兒子名叫宗，宗是魏國的宰相，封地在段干，宗的兒子名叫注，注的兒子名叫宮，宮的玄孫名叫假，假在漢文帝

时当官，假的儿子名叫解，任胶西王卬太傅，这就是老子的教不曾抛弃人伦。至于释迦，我也曾经查考历史典籍，释迦是释氏的宗祖，曾经娶耶输氏多罗，生了儿子罗睺罗，夫妇之别，父子之恩，释迦也兼而有之，这就是释迦的教也不曾抛弃人伦。现在的真人府，是张道陵的后代，张道陵是汉和帝时的人，子孙传到现在不断绝，这是道家的人伦，我曾经见过这些人。鸠摩罗什，已经证大乘佛法，才生两个儿子，从此他不住在僧房，另外盖宿舍居住，这是释氏的人伦，我曾经听到这些话。往上观察黄帝、老子、释迦，往下观察张道陵、鸠摩罗什，都是如此有人伦。竟不知道如今的道释者流，所学的是谁的学派，所说的是谁的道。

三一教主言。余嘗考之。道書曰。休妻不是道。又嘗考之。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續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廡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三一教主说：我曾经查考道家的书，书上说：“休妻不是

道。”又曾经查考佛书，书上说：“何必要离开妻子儿女？”如果离开妻子抛弃父母，栖息深山，远离尘世，不继续从事纲常，认为自己清高纯洁，不但不是儒家之道，而且是道释的异端。假使内能懂得心性之学，外不断绝人伦的大事，同时内外兼修，不相互妨碍，是最好的。或者先做纲常，然后完成修道，如释迦生了儿子罗睺罗，然后在灵山说法；向子平待儿女婚嫁完了，就飘然云山，遍游五岳。或者先完成修道，然后接着做纲常，如鸠摩罗什已经证了大乘，（才生了两个儿子，）另外盖宿舍居住；邵尧夫（即邵雍，谥号康节）四十岁才结婚，才生儿子，这也是好的。

三一教主言。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而黃帝釋老。即是二氏而仲尼也。

三一教主说：心性明了，又在家做人伦，这是道释二教中的黄帝、老子、释迦，就是道释二教中的孔子。

三一教主言。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三一教主说：性成为心，元神自然因空而明亮；命成为身，元气自然因和而周流。所以圣人之学，尽性而至命；贤人之学，存心以养性，修心以立命。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也。蓋無始氏。而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為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辟於丑也。乃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為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為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乃反其始。而天之所以複開於子。地之所以復辟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為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為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三一教主说：为什么叫做天地设立刚柔尊卑的位置，圣人中立其间来助成天地的功能？原来有无始氏，然后有泰始氏。泰始氏打破天地形成前的混沌状态，就用虚空中的一点真阳，来孕育天就生了天，天开于子；孕育地就生了地，地辟于丑。如今正值天地的运，午将要过中，谁能发大誓愿，预先为数万年真阳的往还考虑，来再造天地的乾坤，重新立天地的性命呢？然而没有一个古今的大圣人，就不能做到，从午到未，到申，到酉，到戌，到亥，逐渐收复真阳直到终了，这是圣人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潜藏道的功用于内，预先来助成天地的功能。天地终了了，就会返回重新开始。那么天能够再开于子，地能够再辟于丑，把逐渐收复的真阳再开始孕育生成天地，这就是圣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显现道的功用，助成天地的功能。由此看来，天地不能自己开始，没有得到圣人的终结，就无法重新开始；天地不能自己终了，没有得到圣人的再创始，就无法先行终了。那么圣人能使天地终了又开始，开始又终了，用来往还万古真阳，圣人有功于天地是极大的。然而只是这一点真阳，从泰始氏开始，而没有什么开始是无始氏，那么天地人的开始和终了是相同的。放开来可以遍满天地四方，周流在六虚之外没有不足；收回来可以聚集在方寸之间，退藏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多余。大概天地圣人能够扶助阴阳，更换终始吧。《周易》中

说：“探究事物发展的始与终，所以知道死生的学说。”难道只是人有生有死吗？天地也不能违背这个自然规律。所以不知道我有始有终的原因，就说我能够再造我的乾坤，重立我的性命，这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天地有始有终的原因，就说我能再造天地的乾坤重立天地的性命，这也是不可能的。

## 夏訊釋經纂十五章

三一教主言。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即性即道。即道即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囿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三一教主說：《周易》說：“陰陽變化不停息，正氣遍滿六虛。”《論語》又說：“（孔子的道）越仰望越顯得高遠，越钻研越覺得深奧，看它好像在前面，恍然間又像在後面。”難道不是因為道本來就是虛空嗎？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那麼真性如如的分量，本來像這樣廣大。然而性就是道，道就是仁，那麼天地萬物，就都包容在我如來的法身中。程明道說：“有仁愛之心的人，將天地萬物視為與自己是同一個性體。”儒家的仁，就是佛家的如來。所以說：能夠成仁就是釋迦，然而釋迦也稱為仁。曾子說：“把實現‘仁’當作自己的使命，不也是很重大嗎？”像這樣的責任，不叫做荷擔如來，

那要叫做什么呢？万物的本性都是我所具备的，返回法身就是诚，先立起心之极，这就称为道德高尚的人。

文輝曰。教主言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豈非所謂了生死不相干之地。覩鬼神所不破之機耶。

卢文辉先生说：“教主说虚空本体，本体虚空，难道不是所说的没有生死可了，实证到涅槃寂静，不生不灭的境界，看到鬼神不能见到的机吗”

三一教主言。學道之士。須了吾身九天之上。以至於九天之上而無其上也。須了吾身九地之下。以至於九地之下而無其下也。故曰。虛空本體。而本體之虛空。本如其大也。儒門嘗曰。我聖學也。學不至於孔子不已也。道門嘗曰。我玄學也。學不至於老子不已也。釋門嘗曰。我禪學也。學不至於釋迦不已也。

三一教主说：学道的人，必须明白我身大到九天之上，再大到九天之上没有更上；必须明白我身大到九地之下，再大到九地之下没有更下。所以说：虚空本体，就是本体的虚空，本来就像这样大。儒家曾经说：我学圣学，学不能达到孔子的境界就不停止。道家曾经说：我学玄学，学不能达到老子的境界就不停止。佛家曾经说：我学禅学，学不能达到释迦的境界就不停止。

三一教主嘗謂之曰。下學上達。先後次序。不可紊也。汝能如地之無不持載乎。汝能如天之無不覆幬乎。汝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乎。如此極則地位。而非可以易言也。弟子問何謂也。

三一教主曾經對弟子說：下學人事，上達天命，先後的次序不能亂。你能像地那樣無不承載嗎？你能像天那樣無不覆蓋嗎？你能像四季一樣交錯運行，像日月一樣交替光明嗎？像這樣的極則地位，是不能夠容易說的。弟子問：“為什麼呢？”

三一教主乃為之誦醒心詩曰。西北遙通裨海間。呼來吸轉昆侖山。黃河真息深深裏。一氣地中自往還。而曰一氣自往還者。豈非所謂與天地同用耶。乃復為之誦道家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而曰天外天者。豈非所謂與太虛同體耶。然余夢中亦有詩曰。春信滋滋發。夏大長瓊葩。秋結黃金實。冬複老元家。夫春發夏長。秋結冬複者。豈非所謂與四時合其序耶。然而釋家亦有詩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切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夫始而金星出現。既而日月照臨。豈非所謂與日月合其明耶。

三一教主于是就為他誦讀《醒心詩》：“西北遙通裨海間，呼來吸轉昆侖山，黃河真息深深里，一氣地中自往還。”那麼說一氣自往還，難道不是所說的與天地同一妙用嗎？于是又為

他诵读道家的诗：“混沌生前混沌圆，个中消息不容传，劈开窍内窍中窍，踏破天中天外天。”那么说天外天，难道不是所说的与太虚同体吗？然而我梦中也吟一首诗：“春信滋滋发，夏大长琼葩，秋结黄金实，冬复老元家。”春天发芽，夏天长成，秋天结果实，冬天一阳来复，难道不是所说的与四季的时序相契合吗？然而佛家也有诗说：“学道如钻火，逢烟切莫休，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刚开始金星出现，一会儿如日月普照，难道不是所说的与日月的光明相契合吗？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無為。無為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為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為而無不為。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為。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息者在焉。何為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豈非所謂取以本利。而以利為本邪。然而何以謂之常無欲也。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而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者。亦此意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三一教主说：什么叫做无为？无为就是真常，就是喜怒哀乐未发的中。私欲净尽了，没有可以减少或增加的。所以说：“修行天道，私欲一天天减少，减少又减少，一直到无为的境界。”如果要达到虚无或者有一毫没有达到极致，守静或者有一毫没有达到专一，就是也还有可以减少的，哪里能立即达到无为的境界呢？什么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呢？《中庸》说：“至诚是没有止息的。”周濂溪说：“诚是无为。”又说：“寂然不动就是诚。”在寂然不动之中，自然有真消息在里面，有什么可为呢？因此就会悠远无穷，因此就会广博深厚，因此就会高大光明，高大光明可以与天相配，与地相配，就会显著，就会变化，就会生成万物，这是至诚不息的真机。所以说无为就会无不为，难道不是所说的取用本中之利（即仁），以利（即仁）为本吗？然而什么叫做常无欲呢？这是因为真常之性本来没有欲望。《论语》说：“到了七十岁从本性自然发出的愿望，丝毫不偏离道德。”难道不是他的愿望，是从无欲望中发出来的吗？道家所说的无私中产生大爱的愿望，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无爱中有大爱，大爱不属于情；无欲中有正欲，欲以利（即仁）为根本。

三一教主言。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



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為性門之真空也哉。

三一教主说：释迦极则的教，既叫做性门，又叫做空门，为什么呢？因为性本来空，是真空。所以人法（人无我，法无我），是尘，就要空这个尘，要空这个尘，也是尘；知见（知为意识，见为眼识），是尘，就要空这个尘，要空这个尘，也是尘；起心动念叫做妄，妄，是尘，心要空这个妄，也是妄心的尘；意念向往叫做欲，欲，是尘，意要空这个欲，也是向往的尘。那就是说极则的教，是性门的真空。

盧子文輝言。我之性空也。天地之性空也。以我之空而空天地之空。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之性空也。萬物之性空也。以我之空而空萬物之空。而萬物有不育乎。故曰率性之謂道。

卢文辉先生说：我的性空，天地的性也空，用我的空使天地的空又空了，那么天地能不列位吗？我的性空，万物的性也空，用我的空使万物的空又空了，那么万物能不生育吗？所以说，顺着本性去做就叫做道。

三一教主言。得此這個。乃是正法眼也。天地萬物。無不包羅。故曰藏。而涅槃妙心者。六祖所謂不離當念是也。

三一教主说：得到这个，就是正法眼。天地万物，没有不包罗，所以叫做“藏”。涅槃妙心，就是六祖所说的不离当念。

易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闔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闔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闔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無乾坤。安有闔闔。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闔之闔。不屬於吾身。不屬於天地。其有壞乎。其無壞乎。

《周易》说：“关闭门户叫做坤，开启门户叫做乾，一闔一辟叫做变。”所以刚开始以我身的乾坤来闔辟，就自然有一点真阴的丹落在其中了。接着以天地的乾坤来闔辟，就自然有一点真阳的丹落在其中了。最终无天无地，无乾无坤。既然无乾坤，怎么能有闔辟？就自然有不是乾的乾，不是坤的坤，不是闔的闔，不是辟的辟。不属于我身，不属于天地。是会毁坏呢，还是不会毁坏呢？

三一教主言。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徒為我一身焉已也。故棲跡於斷澗絕穀。飄翃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複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為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複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為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三一教主说：我又有一个所说的阴丹和阳丹的要旨，它的意义很大，不只是为了我一身而已。所以栖身隐迹在断涧绝谷中，飘然逍遥在绿雾白霞间，剥尽一身之阴又复返一身之阳，这是自度的人所做的事，所以我称它为阴丹。显达时为了道就忧虑天下，不得志时为了道就忧虑万世，剥尽一身之阴来复返天地之阳，这是度世的人所做的事，所以我称它为阳丹。

三一教主言。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煉性修心。滌渣鑠慝。欲不為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為而治。此其為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三一教主说：成帝成王之学，虽然与平民百姓不同，但是也有内丹，也有外丹。修道广德，炼性修心，洗去尘渣，消除邪恶，不被私欲牵累，譬如黄金般精纯美好，没有不善的念夹杂其中，那是内丹乐于培育一切众生，不同的风俗都归化，顺服，广大无边的教育，温和欢乐的感化，无为而治，这种由道德产生的伟大利益，传给子孙，世世不绝，虽然没有夹带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但是帝王的外丹成全了。

三一教主言。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從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空。

三一教主说：玄中的窍，是空门。空门，是虚空的门。三世诸佛都从这个中出来。所以说“一窍能容纳太虚空”。

盧子文輝言。心之虛空能通於身之虛空。身之虛空能通於天地之虛空。天地之虛空能通於虛空之虛空。豈非所謂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者耶。

卢文辉先生说：心的虚空能够通到身的虚空，身的虚空能够通到天地的虚空，天地的虚空能够通到虚空的虚空，这难道不是所说的窍因为虚就会打开，虚因为窍就会通达，虚与虚相通，共同成为一片吗？

三一教主言。太上契機。其次知機。然而何以謂之契機也。蓋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與我相為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即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三一教主说：太上契机，其次知机。然而什么叫做契机？契机，是契合那个机。机与我相互契合成为一体，就是契机。所以契机，不知是机还是我，是我还是机；又不知机就是我，我就是机。几乎不知有机，就忘机忘我；不知有我，就忘我忘机了。谁说能知呢？

三一教主言。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

呼其名者。何也。此蓋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

三一教主说：曾参的“唯”，难道不是所说的契合这个机吗？孔子为什么一定要先叫他的名字呢？这大概是用触这个机来使它萌动。机已经萌动了，就立即接着说“吾道一以贯之”，就像这样直指这个机的萌动。而且曾参的“唯”，难道不能契合这个机吗？

三一教主言。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啟。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啟。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

三一教主说：圣人有至教，悟性有别传。所以言教之外的特别教法，称为至教。不用语言传授，称为别传。你以为教外

别传，是有所传，有所教呢，还是无所传，无所教呢？是传却无所传，教却无所教呢，还是无传却有所传，无教却有所教呢？是传却不在于传，教却不在于教呢，还是传却不是所传的，教却不是所教的呢？无传是没有不传，无教是没有不教。大概是机的开启相助，神的感通相助吧！然而一定要达到不知有传，也不知有别传的传；不知有教，也不知有教外的教。不知有机，也不知机的开启相助；不知有神，也不知神的感通相助。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无教之至教，无传却是有传。

## 如來性經纂四章

三一教主言。佛性如如。是我真經。而互天互地。亙古亙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而所謂如來者。乃我空寂中之真我也。能使我神通朗發。智慧日長。能滅度諸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以自證佛果。以共荷擔此自性如來也。然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即我。我即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即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

三一教主說：佛性如如，是我真經，漫天遍地，貫穿古今，都不能夠改變，不能夠毀壞。而所說的如來，就是我空寂中的真我，能使我神通明朗發出，智慧日日增長，能滅度眾多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來自證佛果，來共同擔負這自性如來。然而古代的人有這個如來，就以這個如來說如來；現在的人也有這個如來，就以這個如來說如來。說到古代的如來說的如來，有

时说是我（即真我），有时说是如来，如来就是我，我就是如来。如来，难道没有从哪里来吗？我的如来，从不空中来。然而何处不是我，所以来却不知从哪里来，就是如来。因为如来不能够用语言明白地说出来，所以就勉强形容他叫做如，又叫做如如。即使我一整天说如来，也不能说明白并告诉人们，所以只叫做如，叫做如如而已；就是千经万卷，也不能说明白并且告诉人们，所以只叫做如，叫做如如而已。

三一教主言。如來也者。無為也。無不為也。惟其無為無不為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汝毋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毋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焉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為神。賴我之氣以為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為性。賴我之命以為命乎。而所謂致中致和。以位天地。以育萬物者。豈非聖人盡性



至命之學與。然而。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即我即佛。又焉有佛之可做邪。眾生亦一我也。眾生而我矣。即我即非眾生。又焉有眾生之可度邪。故我無佛也。迷我而眾生之。則眾生矣。我無眾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故不識如來。即不識我。既不識我。安能作佛。

三一教主说：如来是无为，是无不为。正因为无为就无不为，所以能深入万物之性，来主宰万物又使万物便利。你不要只说如来能深入万物之性，来主宰万物又使万物便利。而且能深入天地之性，来主宰天地又使天地便利。你不要只说如来能深入天地之性，来主宰天地又使天地便利。而且能深入虚空之性，来主宰虚空又使虚空便利。无虚又无不虚，无空又无不空。命由自己立，性由自己出，而且天地还不能够使我有性使我有命；命由自己立了，性就由自己出了，那么不是神又是神（指元神），不是气又是气（指元气），而且天地还不能够使我有神使我有气。难道说只是天地不能够使我有神使我有气使我有性使我有命吗？我将用神气使天地有神气，使万物有神气。那么天地万物，怎能不依赖我的神以为神，依赖我的气以为气

呢？我将要用性命使天地有性命，使万物有性命。那么天地万物，怎能不依赖我的性以为性，依赖我的命以为命呢？而所说的致中致和能定位天地，能化育万物，难道不是圣人尽性至命的学说吗？然而，哪个人没有真性，哪个人没有真我，哪个人没有如来，而且自见如来，就是自见真性。自见真性，就是自见真我。那么无上正等正觉，也就从如如不动中产生。自己觉悟又使他人觉悟，清静圆满，所以名叫做佛。佛与我一体，佛就是我。我就是佛，又哪里有佛可做呢？众生也与我一体，众生就是真我了。我就是非众生，又哪里有众生可度呢？所以真我本来无佛，我迷了成为众生就是众生了；真我本来无众生，我悟了成为佛就是佛了。所以不知如来，就是不知真我，既然不知真我，哪里能作佛呢？

三一教主言。如來即佛。佛即心也。心本清淨。常常如是。即我即清淨佛。心本智慧。常常如是。即我即智慧佛。心本廣大。常常如是。即我即廣大佛。心本無礙。常常如是。即我即無礙佛。心本日光。常常如是。即我即日光佛。心本月光。常常如是。即我即月光佛。心本無去無來。常常如是。即我即見在佛。心本無生無滅。常常如是。即我即圓滿佛。真佛非一佛。百億化身佛。百億化身歸一佛。一佛由來百億佛。百億化身一佛體。一佛百億化身用。體用如如總不知。如如即是太虛底。

三一教主说：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心。心本来清净，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清净佛；心本来智慧，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智慧佛；心本来广大，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广大佛；心本来无碍，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无碍佛；心本来日光，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日光佛；心本来月光，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月光佛；心本来无去无来，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见在佛。心本来无生无灭，常常像这样，就是我就是圆满佛；真佛不是一尊佛，是百亿化身佛。百亿化身归一尊佛，一尊佛的由来是百亿佛。百亿化身成为一尊佛体，一尊佛成为百亿化身的妙用。本体和妙用如如总是不可知，如如就是太虚底。

三一教主言。夫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複返虚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複返虚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即是未到彼岸之人矣。夫豈有既到岸。乃反濡滯於一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

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真到彼岸。方可言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言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方可言如來。言稀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時

三一教主说：我自造性命，我又复返虚空，那么无上正等正觉，就从这里现出。所以说“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如所说的自造性命，复返虚空，却叫做非法又是为什么呢？又说“法尚应舍”，是舍弃这些法。但是“乃至”二字的意旨，不可不知。开始是有所得，有所得就得，得到的不是有所得；最终是无所得，无所得会得，得到的不是无所得。文殊大士说：“乃至无有言语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门。”文殊大士说的“乃至”二字，也是这个意旨。我从这里就知道：还没有到达彼岸，不能没有法；已经到了彼岸，又哪里要用法呢？古人说：“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如果不能脱离法，就是还没有到达彼岸的人，哪里有已经到岸了却反而停留在一只木筏中呢？所以，

一定要达到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无有言语文字，然后才可以说是如如，才可以说是虚空，才可以说是真经，才可以说是金刚不变不坏之体，才可以说是真正到达彼岸，才可以说是真正入了无分别心的法门，才可以说是真得无上正等正觉，可以说是第一到达彼岸，可以说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可以说是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可以说是尽灭度没有剩余、实无众生可得灭度，可以说是无法相、无非法相，可以说是非身大身，可以说是成就了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可以说是如来，说是希有世尊。那么所说的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都从这里出现了。当时

原文

三一教主乃復說偈言曰

译文

三一教主就再说偈言

佛本無佛 我不是佛 我即是佛 我不名佛 我不名佛  
人不我佛 人不我佛 我不是佛 儒者需人 是世間人  
仙者山人 出世間人 佛者弗人 盡虛空界 我不是佛  
無虛空界 盡虛空界 有界有盡 無虛空界 無界無盡  
無虛空界盡 無虛空界無盡

虛空界非有盡 虛空界非無盡  
佛與無佛 是平等佛 佛佛無佛 世尊曰佛

夏午經纂卷一終

## 夏午經纂卷二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纂

門人陳衷瑜校錄

### 眾妙玄經纂五章

三一教主言。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夫天地自以為知乎道也。自以為得乎道也。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道其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乎道也。自以為得乎道也。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道其有所於得乎哉。故謂道為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謂天地為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謂聖人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滌除玄覽。明白四達。深矣。遠矣。乃至大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為也。而無不為也。無得也。而無不得也。而聖人之所以天者。如是而已矣。而天之所以道者。如是而已矣。

三一教主说：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道也不知道；道在圣人，圣人不知道，道也不知道。难道说没有知，而且没有得吗？如果天地自以为知道了道，自以为得到了道，就是天地也不能叫做道了。道难道有所知吗？道难道有所得吗？如果圣人自以为知道了道，自以为得到了道，就是圣人也不能叫做道了。道难道有所知吗？道难道有所得吗？所以，把道称为大，是因为道没有知，没有得；把天地称为大，是因为天地没有知，没有得；把圣人称为大，是因为圣人没有知，没有得。正因为没有知，没有得，所以能够让万物自然地产生而不去人为创造，其自然发展而不强加自己的意志，有所施为，但不强求，功业成就了而不据为己有，清除私心杂念，能心明如镜，高明通达，极深了，极远了。才能极大地顺乎自然，无知，却无不知；无为，却无不为；无得，却无不得。圣人能够成为天的原因，就像这样而已；天能够成为道的原因，就像这样而已。

三一教主言。然何以謂之玄也。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耶。何以謂之玄之又玄也。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邪。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豈非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邪。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邪。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邪。易曰。闔戶之謂坤。辟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



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為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說卦曰。乾為首。坤為腹。而腹之真去處者。眾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故天而未始有天者。無也。由是而天。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所不能外也如此

三一教主说：然而为什么叫做玄呢？难道不是从万物之母中发生出来，所以叫做玄吗？为什么叫做玄之又玄呢？难道不是从天地之始中发生出来，所以叫做玄之又玄吗？为什么叫做玄牝之门（玄妙阴阳的产门）呢？又说是天地根，难道不是我身的天地，我身的玄牝（指微妙的母体）吗？难道不是我身天地的根，我身玄牝的根吗？难道不是我身玄牝之门，我身天地

的门吗？《周易》说：“闾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我于是就知道了，天有天的门，地有地的门。那么天地的门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难道没有所说的在天地之前生，而且是天地之根吗？所以天地之根，就是天地从这里分出天、分出地。犹如玄有玄的门，牝有牝的门。那么玄牝之门从什么地方产生，难道没有所说的在玄牝之前生，是玄牝的根吗？所以玄牝的根，是玄牝从这里分出玄、分出牝。《说卦》说：“乾为首，坤为腹。”腹的真去处，是众妙之门，天地之根。极虚极无，道德完全具备。所以守在这里，就叫做守中；得到这里，就叫做得一。然而，中，难道能够得到这个中吗？中又没有在什么地方是中，就是中。一，难道能够得到这个一吗？一又没有在什么地方是一，就是一。守，难道能够得到这个守吗？守又没有在什么地方可守，就是守。得，难道能够得到这个得吗？得又没有在什么地方可得，就是得。无中，没有无中；无一，没有无一；无守，没有无守；无得，没有无得。所以，天在未尝有天之前，是无，从此产生了天，天不是生于无吗？地在未尝有地之前，是无，从此产生了地，地不是产生于无吗？人在未尝有人之前，是无，从此产生了人，人不是产生于无吗？有无相生，是天地人不能超出的。

三一教主言。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

人。夫既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而又能知所以法天以立極。通關以煉形矣。豈曰。能脫離生死以身天地。亦且能超出天地以身虛空。豈曰。能超出天地以身虛空。亦且不知有身。而虛空亦且忘之。蓋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臍相去。只有八寸四分。而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一中處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吾身一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丹。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既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天地之陰。夫既採取天地之陰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天地非大也。吾身非小也。而天地之氣。常與吾身相為流通。太虛非無也。吾身非有也。而太虛無氣之氣。常與吾身相為聯屬。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既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則能以我之氣。而融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為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我之虛。太虛之虛也。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我太虛為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

方可名之曰舍利光也。此其至矣。不可以複加矣。無思無慮。無意無為。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廣大以為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為未也。以太虛之空洞。以為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沉於天地。沉於身乎。故曰。非身大身。非我是我。無太虛無我。無我無太虛。

三一教主说：《周易》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不感觉到有人存在，而且又能够知道效法天来立极，打通关窍来炼形体。谁说只能脱离生死以天地为身，而且能超出天地以虚空为身；谁说只能超出天地以虚空为身，而且不知有身，就是连虚空也忘了。原来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小天地，心与脐相距，只有八寸四分，那么天地之间，刚好是四寸二分的中处。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央是土。如果能把我心的一点仁安放在土中来敦养，水火既济，就结阴丹了。所以，在亥时和子时之间，虽然用来采取我身的阳，但也是用来采取天地的阳。已经采取了天地的阳，那么天地的阳，不是都归在我的身中吗？在巳时和午时之间，虽然用来采取我身的阴，但也是用来采取天地的阴。已经采取了天地

的阴，那么天地的阴，不是都归在我的身中吗？然而天地不算大，我身不算小，而且天地之气，常和我身相流通；太虚不是无，我身不是有，而且太虚无气的气，常和我身相连接。因为我的气，就是天地的气，所以我能先以我的气作为气，然后才能以天地的气作为我的气。既然能以天地的气作为我的气，就能以我的气和天地的气相融相通，就和天地的气融为一气一起流通了。这样，那么天地的广大之中，自然有所凝结，就和我的丹相为配合，然后才可以叫做阳丹。我的虚，就是太虚的虚。我能把我的虚先虚了，然后才能以太虚的虚为虚了，来作为我的虚。既然能以太虚的虚为虚作为我的虚，就能以我的虚和太虚的虚混合，就和太虚的虚同体了。这样，就是太虚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结，就和我的丹相配合，然后才可以称为舍利光。这是极高，不能够比这更高了。无思无虑，无意无为，难道还有则吗？却一定要称为“则”，为什么呢？难道还有证吗？却还一定要称为“证”，为什么呢？“极”这一个字，而且不能用语言表达，那么称为“则”称为“证”，只是借用这个字，来发挥阐明它的奥义而已。所以以广大的天地来作为自己的身，以天地的身作为自己的身，还是未到顶。以太虚的空洞作为自己的身，那么以天地为身，就不是终极。然而一定要达到虚空

粉碎，就是连虚空也忘了，更何况天地，更何况身呢？所以说：非身是大身，非我是真我。无太虚无我，无我无太虚。

三一教主言。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日月月星星辰辰者也。地有山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動植植者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春能夏者乎。秋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秋能冬者乎。且人之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為之視且聽者乎。果孰為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有與無而相入。物與道而相含。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三一教主说：道，混然蒙蒙属于无。所以，天有日月星辰，就是道使日月星辰成为日月星辰；地有山岳河海，就是道使山岳河海成为山岳河海；物有飞走动植，就是道使飞走动植成为飞走动植。春天能使万物生长，夏天能使万物长成，是谁能使季节有春天、有夏天呢？秋天能使万物成熟，冬天能使万物收藏，是谁能使季节有秋天、有冬天呢？而且人的身体，耳目手足受到外物局限，究竟是谁使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呢？究竟是谁使手能拿、脚能走呢？由此看来，何物不是由道生成，何道不是由物体现，何有不是无，何无不是有。有与无相互融入，物与道相互包含，造化无穷，生生不息。

三一教主言。夫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形氣充塞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遍滿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伸。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

三一教主说：形气，是天地细小的形态，那么天地广大的原因，原来有超出形气之外，而不是形气所能限制的本体；心身，是圣人细小的身体，那么圣人伟大的原因，原来有超出心身之外，而不是心身所能限制的本体。所以，太虚是虚空吗？形气充满在太虚中，太虚不知道。天地是虚空吗？万物遍满在天地之间，天地不知道。圣人是虚空吗？万事万物纷然罗列在圣人面前，圣人不知道。所以，太虚、天地、圣人，是一样的。只是天地有形气又是无形气，圣人有心身又是无身心而已。那么天地圣人能够覆盖、承载、照射、俯视，能够交替运行、阴

阳变化，能够流动、耸立、生化化，也都是太虚的妙用，也都是天地的妙用，也都是圣人的妙用。同一个虚空，同一个妙用。我所以说：“太虚、天地、圣人，是一样的。”



## 大成時經纂四章

三一教主言。蓋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在下則有皋夔稷益伊周之為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今日。在上而為君為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為師為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時中之儒。其來尚矣。而汝以為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時中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為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若道家所謂收拾心身歸之一處。以複我一點靈明者。非儒

者所謂心之精神之謂聖邪。雖曰猶有可得而言者。然終不若孔子之教。皆天下萬世之所易知者。易知則易從。而余所謂歸儒宗孔者。殆以其所易知而易從者。以與天下萬世共之。張子厚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然而所謂儒者。何也。通天地人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為人所需者。儒也。棲棲皇皇。席不暇暖。孔子以其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為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為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為人所需者。王而儒也。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為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為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是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而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為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惟其為萬世之一大儒也。故萬世之儒。之道。之釋。所當合而宗之。而歸之於孔子之一大儒也。

三一教主说：因为儒家之道，没有人比孔子更高，现在以孔子的儒来说，衣冠齐整，仪容尊严，举动容貌有礼，所有用来修身的，无不具备在孔子时中之儒中。父子有亲是仁，兄弟

有序是礼，夫妇有内外之别是智，所有用来料理家事的，无不具备在孔子时中之儒中。君主以礼使用臣子，臣子以忠侍奉君主，对内统领万民，能够顺利治理；对外安抚少数民族，又有威严；所有用来治理天下的，无不具备在孔子时中之儒中。上有天文，下有地理，中有人事，教百姓耕种、收割，以及养蚕种桑，所有切合民生日用的常道，也无不具备在孔子时中之儒中。从唐、虞、夏、商、周以来，在上的有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为君主，在下的有皋陶、夔、后稷、益、伊尹、周公为辅相，都是在先显扬撰述儒家的教化。从此到汉朝、唐朝、宋朝，直至现在，在上的君主、宰相所推行的，在下的老师、儒生所记载编辑的，又都是在后发挥阐明儒家的教化，这是孔子时中之儒，由来很久远了。那么你认为天下万世能脱离孔子时中之儒吗？至于道教和佛教，记载在道书佛经上的内容，都是孔子所说的不能使人知道的天道，我何尝把道教和佛教当作错误的呢？只是因为出世间法，难以对世间人说明白。释迦曾经说：“跟你说的，就不是密。”这是孔子不想说话的原因。而且虚无隐秘的真机，哪里在于言传呢？所以孔子说：“我没有一事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如道家所说的收拾心身归之一处，来复返我的一点灵明，不是儒家所说的心的精神就叫做圣吗？虽然说还有一些能够用语言表述的内容，

但是最终不如孔子的教，都是天下万世容易知道的，容易知道就容易遵从。那么我所说的归儒宗孔，当然是以那些容易知道、容易遵从的，来与天下万世共同学习。张子厚所说的以众人所希望的来做人，就是容易遵从的意思。如果用不可以使人知道的天道，强求别人一定要知道，一定要遵从，并且对天下万世的人抱有很大的期望，那么天下万世的人，哪里不会惊慌，不会害怕，并且加重了他们疑惑畏惧的心呢？然而所说的儒，是什么呢？就是通达天地人，而且与万物合为一体。所以，儒，是需。依从人依从需，为人所需，就是儒。整日忙碌奔波，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这就是孔子因自心的圣明，为人所需，就成为儒。难道只是孔子因自心的圣明，为人所需，就成为儒吗？三皇因这个皇为人所需，皇就是儒；五帝因这个帝为人所需，帝就是儒；三王因这个王为人所需，王就是儒；难道只是皇、帝、王因自心的圣明，为人所需，就成为儒吗？天因它无不覆盖，为人所需，天也是儒；地因它无不承载，为人所需，地也是儒。由此看来，儒，就是合天、地、皇、帝、王为一体。那么孔子的儒，就是统合天、地、皇、帝、王为一体，正因为统合天、地、皇、帝、王为一体，所以他成为万世一人，万世的一个大儒。正因为他是万世的一个大儒，所以万

世的儒道释，应当合为一体，并且以孔子为宗，就归到孔子这一个大儒中。

三一教主言。余於是而知。性命非落於空也。即吾心之仁也。吾而盡性至命矣。則可以仁吾身。然豈特可以仁吾身焉已哉。而亦且可以仁斯人。斯人焉已哉。亦且可以仁萬物。豈特可以仁萬物焉已哉。亦且可以仁天仁地。則是仁之道不其至大乎。仁之用不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辟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也。而吾身之一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耶。

三一教主说：我于是知道，性命不是落于空，就是我心的仁。我尽性至命了，就可以使我身有仁，然而难道只是使我身有仁吗？而且可以使别人有仁，难道只是使别人有仁吗？而且可以使万物有仁，难道只是使万物有仁吗？而且可以使天地有仁，这就是仁之道，难道不极其伟大吗？仁的妙用，难道不是

极其广大吗？所以，天开于子，地辟于丑。那么天地能够形成，是仁的妙用。既然有了天地，那么天地能够生人生万物，也是这个仁的妙用。乾道成为男，坤道成为女，那么男女能够生成的原因，也是仁的妙用。既然有了男女，那么男女结合能够生子生孙，也是这个仁的妙用。一雌一雄，一牝一牡，那么鸟兽能够生成的原因，也是仁的妙用。鸟兽产生了，那么鸟兽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也是这个仁的妙用。有的弯曲、有的笔直、有的茂盛、有的高大，那么草木能够生成的原因，是仁的妙用。草木生成了，那么草木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也是这个仁的妙用。由此看来，天地人和万物，都是我身的一气。那么我身的一气，难道不流行于天地，养育人和万物吗？

三一教主言。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為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為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

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三一教主说：《尚书》说：“欲望之心危险，天道之心隐微，守至精归真一，诚实地持守中。”就是说心与精是一体的，聚合归于黄中的中，诚实地持守，这是尧舜开启了道统的真传，是万古圣学的宗祖。如孔子一贯的一，也是精一的一，我于是知道：尧的钦，钦是这个中；孔子的敬，敬是这个中；《中庸》的诚，诚是这个中；《周易》说止在至善之地，《尚书》说止在至善之地就会安定，《诗经》说心止在中就是敬，《礼记》说没有不敬，无不在这个中。古人说：“只有天下的至精，才能合天下的至神。”精与神合一就不分离，那么变化就在我了。心是神，没有精来养神，是不行的。本来人刚生时，神与精，本不相离。可见尧舜以精一来执中，只不过是复返这个不相离的本体而已。所以说把它当作性，难道不是这个成性的本体本来就像这样吗？《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自然秉赋叫做

‘性’。”心由性生，心属火，内脏的肝、心、脾、肺、肾，犹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每一个念头常常在欲望上，就称这为“人心”；每一个念头常常在道德上，就称这为“道心”。这样以道存心，难道不是善吗？只是贤人持守的功夫，还不是圣人的头脑学问，忘了本来的根，不由中出，所以说“惟微”。如果能知道我身的中就持守，那么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如山下的泉源，慢慢流出不会流尽，这是用启蒙教育来养成中正之道，是圣人之功的伟大。

三一教主言。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君子亦惟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若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即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為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為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三一教主说：天没有中就无法运行，地没有中就无法承载，人没有中，就无法与天地并列为三。这是天地人的通道，三教的圣人也不能违背。品德高尚的人只凭这个中来运用，该做官



就做官，该辞官就辞官，该任职久就任职久，该赶快辞职就赶快辞职，各自会适当处理，所以说君子时时刻刻保持中。普通的人不知这个中叫做什么，也说我能运用中了，这不叫做毫无忌憚吗？如尧舜的禅让传贤，商汤、武王的流放和征伐（桀纣），这是遇到变化能加以变通，都是以我心之中随时产生的决定。如燕王哙效法尧舜苦身爱民，陈胜、吴广是秦民的汤武，就是普通的人毫无忌憚，却自己认为能运用中。所以，正常时就遵循恒久的至道，变化时就通达随机应变，这都是出于天理人心的安宁，而且是万世不会改变的常道，这是君子的中庸，君子的时中。

## 反身誠經纂三章

三一教主言。我之用。皆天地之用也。故無不覆載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無不照臨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以運以行。以屈以伸。以流以峙。以化以生。我之用。天地之用也。若必曰何者是天地之用也。何者是我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天地之用。而為我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我之用。而為天地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我即天地。天地即我也。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即不名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真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之身。是名大身。夫真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蓋不以其身之身以為身也。而以其非身之身以為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複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時

三一教主说：我的功用，都是天地的功用。所以没有不覆盖和承载，是我的功用，天地的功用；没有不照射和俯视，是我的功用，天地的功用；能够运行，能够屈伸，能够流动和耸立，能够化育和生长，是我的功用，天地的功用。如果一定要

说什么是天地的功用，什么是我的功用，就是与天地不相似了；如果一定要说天地的功用，就是我的功用，就是与天地不相似了；如果一定要说我的功用，就是天地的功用，就是与天地不相似了。所以，我就是天地，天地就是我。我，是我，是无我的我。如果计较有我，就不能称为我。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这里说的“我”，是无我的我，无我的我，名叫真我。又说：“返回大身就是诚。”这里说的“身”，不是身体的身，不是身体的身，名叫大身。真我是无我，今暂且不论，那不是身体的身是大身，那么将用什么办法返回呢？大概不以自己身体的身作为身，而是以自己不是身体的大身作为身。又说“返”，大概是返回这个不是身体的大身并把它作为身，来复返我虚空的本体。所以法身的我，万物就都具备了。然而，天地也是物，难道能够超出非我非身虚空的本体吗？当时

原文

三一教主乃複詠言曰

译文

三一教主又再做偈：

我未生前天是我	我既生後我是天
浩然充塞兩間外	造化機微只一圈
物不自私物亦我	我能廣大我亦人

乾坤父母散殊在	一氣氤氳屬此身
火風地水卻非真	住世百年有此身
若道此身能不死	古今誰是長生人
處處江山處處同	千花萬草任東風
上天下地散殊外	只在吾身竅妙中
三洞由來在我身	欲拼人境卻非真
天臺此去無多路	只是世間出世塵
何思何慮只寂然	儒家靜即佛家禪
行亦能禪動亦靜	由來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臥亦禪	曹溪恰恰有真傳
此身不信元清淨	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即玄門逆	逆亦修為反自然
了得自然真性在	反成堯舜逆成仙
直將一氣了天人	剝複相尋自有機
但得吾身正氣在	便為天地一陽時
也屬虛空也屬身	惟將一氣了天人
天人從古無分別	宇宙襟懷總一春

三一教主言。夫河圖則用八矣。其中虛者。無極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太極也。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余嘗

譬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複禮為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複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為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複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複命邪。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曰複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為易逆之義。聖人之學也哉。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汝詳言之。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為仁者。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為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

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故物。而孔子之仁即在我矣。然儒之仁。即道之丹也。故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蓋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複禮者。妊仁也。伏氣者。胎丹也。

三一教主说：河图就是运用“八”的数，它的中是虚的，是无极之始，虚能演化为实，八就成为九，是无极演化为太极；洛书就是运用“九”的数，它的中是实的，是太极的真一，实能演化为虚，九就成为八，是太极返回本来的无极。我曾经用草木来作比喻，草木的枝枝叶叶虽然十分茂盛，但是它的数量可以一一数出来。还没有发芽的种子的仁，是太极；未曾有种子的仁就是本体虚空，是无极。这个妙义是难以知道的。所以，未始仁能生种子的仁，种子的仁能发芽，发芽后就会长枝，长叶，是顺乎自然生长。长出枝枝叶叶后，又长出芽，芽不断生长就会结种子的仁，种子的仁又复返未始仁，是返回万物的本体。这就是明白了过去的顺数，从这就可以推知未来应当是逆数，所以说易理推断预测未来，自然是逆数。《论语》说：“复礼为仁。”大概是说果实的仁，是仁。那么，礼发芽就是制定礼仪，所以能复返制定礼仪不让礼发芽，是仁的天道。《孟子》说：“商汤、武王是亲身实践仁义。”又说：“商汤、武王的

仁德，是（经过修养）复返本性。”又说：“返回真实无妄的我就是诚。”是说返回真实无妄的我，就得到了寂然不动的本体，就是诚。这里所说的“复”、所说的“反”，不叫做逆数的易道，归还本根和复返天命吗？如果不知无极之始，太极的真一，只是仔细审察明白了过去的顺数，这只是在心外下工夫，只是在枝枝叶叶之间而已，谁说是复返礼的仁，是返回本体的诚，并且是易道逆数的妙义，是圣人的学问呢？我现在把所说的仁，所说的未始仁，详细地对你说，也把这些话告诉天下万世想要实行仁道的人。原来在父母还未生人以前，只是本体太虚而已，这是我所说的未始仁。既而父母两精交合之后，就有一点灵光而已，这是我所说的仁。这一点灵光的仁，原来从太虚中来，是我的元神。由此化为气，由此化为形，人们只知道有这个形和气而已。人们用华丽的衣服、精美的食物来奉养这个身体，用功名富贵来尊荣这个身体。像这样生存，像这样死去，自己还认为很满足。可是，孔子所说的仁，不仅不能知道，而且不想要知道。那么，他不想要知道的原因，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这样的事）不是可以停止了吗？做这种事是丧失了本心”。如果能知道反过来探求仁道，就会知道父母生我的原因，和我能够生的原因，在于这个仁道，而不在于那个形气。因此，就养气，就存神，来复还我太虚一气的本初，一点灵光本

来的物，那么孔子的仁就在我了。然而，儒家的仁，就是道家的丹。所以硕果有这个仁，借助土就会发芽。母鸡有这个丹，得到阳就会孵出小鸡。仁，是人心；丹，是赤心。又说：复返礼，是孕育仁；伏先天之气，是胎养丹。

三一教主言。所謂度世者。豈曰以天下之人之身以為身已哉。亦且以萬世之人之身以為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之人之身以為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之人之身以為身也。窮達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為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身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為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然豈特儒氏為然哉。常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不覆載於天地者乎。又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運行之外。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又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長養之外。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若老子者。蓋與大道相為渾淪而一之焉者也。謂非度世而何。然不特老氏為然也。金剛經曰。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



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蓋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法界之內。而卵生。而胎生。而濕生。而化生。而有色。而無色。而有想。而無想。而非有想。非無想。悉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豈不以我之精神氣脈。原與天地鬼神。民物古今。相為流通。相為貫屬邪。故我不曰度人。亦且度物。而物而人。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度鬼。亦且度神。而神而鬼。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四海之內。而於四海之外。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天下之大。而於萬世之遠。咸思有以度之矣。無蠢而物。無靈而人。無陰而鬼。無陽而神。無海而內。無海而外。無前而古。無後而今。無儒而聖。無道而玄。無釋而禪。悉皆包羅於我本體太虛中矣。故我非天也。不屬於氣。而天之所以為天。氣之所以為氣者。一皆在我太虛中之盤古氏矣。故以我之所以為天者。以天天焉。以我之所以為氣者。以氣氣焉。天其有不自我而位乎。我非地也。不屬於形。而地之所以為地。形之所以為形者。一皆在我太虛中之盤古氏矣。故以我之所以為地者。以地地焉。以我之所以為形者。以形形焉。地其有不自我而位乎。獨不觀之未有天地之先。而盤古氏以胎天以胎地也。既有天地之後。而盤古氏以胎人以胎物也。夫盤古氏胎天胎地。既以異矣。而況於人。

而況於物。而不以為異乎。殊不知人一天地也。而其人之天地。亦一盤古氏也。物一天地也。而其物之天地。亦一盤古氏也。甚而至於儒而胎聖。道而胎玄。釋而胎禪。都從吾身中盤古氏胎出來爾。故能出入造化。屈伸鬼神。表裏人物。進退古今。此三尼之所以超絕千古。出類拔萃而為乾坤克肖之子。方可以為異矣。

三一教主說：所說的度世，難道只說以天下人的身當作自己的身就罷了嗎？而且以萬世之人的身當作自己的身。如堯舜顯達居在上位，就以天下人的身當作自己的身；孔子不得志居在下位，就以萬世人的身當作自己的身。得志與不得志雖然不同，可是他們的心未嘗不同。況且堯舜哪里不以萬世為心呢？如商湯是聽說而知道的，孔子是遵循轉述，那麼堯舜以萬世為身的心，與孔子相比也沒有不同了。孔子哪里不以天下為心呢？周游列國，坐席還沒有坐暖就得起身離去，再忙別的事，那麼孔子以天下為身的心，與堯舜相比也沒有不同了。這哪里只是儒家才是這樣呢？《常清靜經》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天地尚且依賴大道來生育，難道世間的人反而在大道生育之外，而且不受天覆蓋、地承載嗎？又說：“大道無情，運行日月。”日月尚且依賴大道來運行，難道世間的人反而在大道運行之外，而且不受日月照射、俯視嗎？又說：“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万物尚且依赖大道来抚育培养，难道世间的人反而在大道的抚育培养之外，而且不与万物一起生长吗？如老子，本来与大道相互混融成为一体，说他不是度世那是什么呢？然而不只是老子是这样。《金刚经》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来法身充满在法界中，就能遍满法界之内。如卵生，如胎生，如湿生，如化生。如有色，如无色，如有想，如无想，如非有想，非无想，完全都在我如来法身中灭度（灭烦恼，度苦海）而已。这是释迦度世的广大，浑然一片太虚，难道不是因为我的精神气脉，原来与天地鬼神、古今的人民和万物，相互流通，相互连贯、连属吗？所以我不仅说度人，而且度物，无论是物是人，都要有办法度化他们。我不仅说度鬼，而且度神，无论是神是鬼，都要有办法度化他们。我不仅说四海之内，而且四海之外，都要有办法度化。我不仅说天下的广大，而且万世的久远，都要有办法度化。无论蠢动的物，无论有灵魂的人，无论阴中的鬼，无论阳中的神，无论海内，无论海外，无论古代之前，无论现在之后，无论儒的圣，无论道的玄，无论释的禅，都完全包罗在我本体太虚中了。所以我不是天，不属于气，天能够成为天，

气能够成为气，完全都在我太虚中的盘古氏了。所以，因为我能够生成天，使天成为天；因为我能够生成气，使气成为气，天难道不是由我列位吗？我不是地，不属于形，地能够成为地，形能够成为形，完全都在我太虚中的盘古氏了。所以，因为我能够生成地，使地成为地；因为我能够生成形，使形成为形，地难道不是由我列位吗？难道没有看到还没有天地之前，就是盘古氏来孕育天、来孕育地吗？已经有了天地之后，就是盘古氏来孕育人、来孕育万物。盘古氏孕育天、孕育地，既然认为这很奇异，更何况孕育人、孕育万物，就不认为这很奇异吗？竟不知道人也有一个天地，而且这人的天地，也是一个盘古氏；物也有一个天地，而且这物的天地，也是一个盘古氏。甚至儒孕育圣，道孕育玄，释孕育禅，都是从我身中的盘古氏孕育出来而已。所以能出入自然，变化阴阳，人和物表里成一体，古和今进退都归一。这是三尼超绝千古、出类拔萃成为乾坤相似之人的原因，这才可以认为是奇异的。

夏午經纂卷二終

## 夏午經纂卷三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纂

門人陳衷瑜校錄

### 度世正一經纂九章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事。我之事也。我之事。天地之事也。天地之所以事其事者。皆所以事我之事也。我之所以事其事者。皆所以事天地之事也。

三一教主说：天地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天地的事。天地做那些事的原因，都是做我的事；我做这些事的原由，都是做天地的事。

三一教主言。余嘗考古釋牟尼氏。則有三千大千世界。總是我法王身。道清尼氏。則有無形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儒仲尼氏。則有浩然剛大之氣。充塞天地之間。余於是而知。胎卵濕化。悉皆滅度。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乃民胞物與之分量。本如是。而非有所於加也。

三一教主说：我曾经探究古代的释迦牟尼，就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总是我法王身。探究老子，就知道大道无形却能生育

天地，无情却能运行日月。探究孔子，就知道极刚强极广大的浩然正气，充塞在天地之间。我于是知道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完全都灭度。凡是有血脉气息的众生，没有不尊敬、不亲近圣人。泛爱一切人和物的分量，本来就像这样，并不是另外还有所增加。

三一教主言。夫所謂度世者。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儒固在我也。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道固在我也。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也。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或者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

三一教主说：所说的度世，是我的心。我哪里敢说能够使所有广大天下、万世久远的人都要做到：学儒家的成为孔子，学道家的成为老子，学佛家的成为释迦。然而，我的心，本来一定想要让所有天下广大、万世久远的人都要知道：学儒家的能够成为孔子，因为孔子的儒本来就在我；学道家的能够成为老子，因为老子的道本来就在我；学佛家的能够成为释迦，因为释迦的释本来就在我。儒道释的教如日中天，而且光辉灿烂

显明于天下万世，这是我的心。有人认为道教和佛教一定要断弃人伦，这是为什么？

三一教主言。釋迦有妻有子。黃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也教人哉。必不然矣。

三一教主说：释迦有妻子、有儿子，黄帝有妻子、有儿子，老子有妻子、有儿子，这些都记载在书上，可以一查看就知道。难道他们亲身做人伦，却反而以断弃人伦来教人吗？一定不是这样。

三一教主言。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且不可以為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道何妨。又曰。耕云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東漢孺子。非其力不食者。是也。然而耕田鑿井。運水搬柴。又皆其所不廢也。則夫道釋者流。顧乃欲棄去其士農工商之常業者。亦獨何與。

三一教主说：能竭力做好士农工商的常业，又能在人伦日用之间交际应酬，就能得道；不能从事士农工商的常业，又不

能在人伦日用之间交际应酬，尚且不可以叫做人，何况能得道吗？然而，道释的书上也有说常业。道书说：“太阳一出来就去耕作，太阳一落山就休息。耕田挖井，对道有什么妨碍。”又说：“耕云锄月，自家生活。”佛书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说：“神通与妙用，运水及搬柴。”这里所说的不劳作就不吃饭，自己能独立生活，东汉时的贤人徐稚（字孺子），如果不是自己劳力所得的就不吃，这是对的。然而耕田挖井，运水搬柴，又都是他们不能放弃的劳作。那么道释者流，反而想要放弃士农工商的常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三一教主言。余嘗考其道於三代。而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三代。而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三代之為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三代之為民也。均之為士。均之為農。均之為工為商。而無異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也。今則必欲正而一之以君臣之義。正而一之以父子之仁。正而一之以夫婦之別。蓋所以使之無異道。而道三代之道也。正而一之以士。正而一之以農。正而一之以工以商。蓋所以使之無異民。而民三代之民也。



三一教主说：我曾经探究大道直至夏、商、周三代，那么三代之道可以探究明白；又曾经探究百姓直至夏、商、周三代，那么三代之民可以探究明白。因此，三代的道，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妇，就没有不同的道；三代的百姓，都从事士农工商，就没有不同的百姓。一直到道释者流壮大又旺盛了，有的人才开始没有做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就有了不同的道；有的人才开始不从事士农工商，就有了不同的百姓。现在就一定要以君臣之义来纠正和统一，以父子之仁来纠正和统一，以夫妇之别来纠正和统一，用三纲来使天下没有不同的道，并且以三代之道作为道；以士来纠正和统一，以农来纠正和统一，以工以商来纠正和统一，用四业来使天下没有不同的百姓，并且以三代的百姓作为百姓。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

有人问：“度世是释迦的教，难道孔子也有度世的心吗？”

三一教主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以信之。少者必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又

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

三一教主说：自己要立身于世，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要腾达，也要帮助别人腾达。对老年人一定要想尽方法让他们安逸，对朋友一定要想尽方法互相信任，对少年一定要想尽方法让他们得到关怀。《中庸》说：“譬如天地没有不承载，没有不覆盖。”又说：“（圣人美好的声名）广泛地传扬在中国，并且传播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凡是船和车能够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够通行的地方，苍天能够覆盖的地方，大地能够承载的地方，日月能够照耀的地方，霜露能够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脉气息的众生，没有不尊敬他，亲近他。”其中说“凡有血气，莫不尊亲”，难道不是释迦所说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而尽灭度之”吗？又有人问：“度世的至教，难道没有一定地位的人能够施行吗？”

三一教主言。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之徒也。餘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三一教主说：显达的时候就要出来治理天下，困窘的时候就要倡明大道。而且度世的至教，就是没有一定地位的人所应该做的。如孔子，只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平民而已，可是所有广

大的天下，久远的万世，如果有人愿意学习孔子，就都是孔子的弟子。我曾经说孔子是度世的圣人。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三一教主。

有人以佛果和罗汉果来问三一教主。

三一教主言。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嘗聞之。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

三一教主说：你所说的佛果和罗汉果是什么呢？那个人说：“从前曾经听过，所说的佛果，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说的罗汉果，只是自度，更不度人。请问什么叫做度人、自度呢？”

三一教主言。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焉已哉。亦且度世。夫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眾生。然後作佛。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為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為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自以為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三一教主说：先说佛果，谁说只度人呢？而且要度世。《涅槃经》说：“自未得度先度他。”《忏法》说：“先度众生，然后作佛。”而且佛的誓愿广大，虽然说能完全度化世间的人，但是他的心仍然认为还没有圆满，这就是佛果。如所说的罗汉果，也只是自己一个人了悟，就自己认为圆满了。从前，孔子的心愿，在于使老年人得到安逸，使少年得到关怀。而颜渊的心愿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的心愿是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与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这不叫做只做好自身的修养，是释迦所说的罗汉果吗？再看大禹和后稷，大禹心想天下有淹入水中的人，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淹入水中一样；后稷心想天下有挨饿的人，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这就是佛果。如在当时，也有巢父和许由，难道不叫做清高之风足以熏人吗？只是自己一个人修身，自己认为高洁，是罗汉果。

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為之與。

有人问：“度世和度人，不能同时都做吗？”

三一教主言。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三一教主说：释迦度世，把正法眼藏付与大弟子迦叶，迦叶破颜微笑。孔子度世，把我的道用一贯穿始终，付托给曾参，曾参回答一个字“唯”。所以度人，还没有能度世；度世，没有不能度人。

## 中和位育經纂十章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也。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心也。有心則有覺。見聞思慮。而鑿乎性命之真矣。

三一教主说：天地与人不同的原因，是天地无心，无心就无觉，博大深厚，崇高光明，是纯正的性命；人与天地不同的原因，是人有心得，有心就有觉，会看到、会听到、会思考、会忧虑，就剥蚀了性命的真。

三一教主言。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由是觀之。天地者。聖人之師也。聖人者。天地之主也。然則何以謂之主也。

三一教主说：圣人本来效法天地的无心，来完善性命，来成为圣人。天地就借助圣人的有心来归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使万物能够随其性生长发育，来成就自己的功能。所以说天地无心。又说：人是天地的心。由此看来，天地，是圣人的榜样；圣人，是天地的主人。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叫做主人呢？”

三一教主言。心者。身之主也。人既為天地之心矣。不謂

之聖人者天地之主乎。又問何以主之。

三一教主说：心，是身的主人。人既然是天地的心，那么不叫做圣人是天地的主人吗？有人又问：“圣人用什麼成为天地的主人？”

三一教主言。主之以成其能也。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然而成能也者。成能之也。以人之道。而治人之身。因物之生。而遂物之性。是蓋天之能也。而聖人特有以成之爾。

三一教主说：圣人用成全天的功能来成为天的主。所以，百姓执持常道，各人都具备三纲五常之性，这是天的功能，并且圣人有办法振兴纲常，使百姓敦厚，都是因为天有这些功能，那么圣人成全了天的功能。至于在上面的有日月的照射和俯视，在下面的有山川的流动和耸立，微小的有昆虫、草木的生生化化，也都是天的功能，而且圣人能使他们不扰乱法度，不失去安宁，不违背本性，也都是因为天有这些功能，那么圣人成全了天的功能。然而，成全功能，就是使他完成功能。用人的道，

来修养人的身；顺从万物的生长，来顺应万物之性。这本来是天的功能，圣人只是有办法成全天的功能而已。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天地之性命。以知天地之化育者矣。然則何以謂之天地之性命也。

三一教主说：圣人能够成全天地的功能的原因，也只是圣人凭天地的性命，就知道天地的化生养育的功能了。有人问：“什么叫做天地的性命呢？”

三一教主言。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然性命所以化育也。故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又問我之化育。

三一教主说：我的性命，就是天地的性命，这是性命能够化生养育的原因，所以天地的化生养育，就是我的化生养育。那个人又问：“什么是我的化生养育？”

三一教主言。我非我也。非我之我。而天地在我矣。天地在我。則天地之化育。不曰我之化育乎。故知天地之化育者。乃所以盡我之性命也。

三一教主说：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我(真我)，就是天地也在我了。天地在我，那么天地的化生养育，不叫做我的化生养育吗？所以知道天地的化生养育，就能够充分发挥我的性命了。

三一教主言。苟能致中。而和則自生矣。故以此致中。而與天地同和者。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以此致中。



而與萬物同和者。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致中也。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以致和也。

三一教主说：如果能够获得中，和就自然产生了。所以，以此获得中，就与天地同和，就能使天地各自归位，那么天地哪会有不因为我就各自归位吗？以此获得中，就与万物同和，就能养育万物，那么万物哪会有不因为我就得到养育吗？《周易》说“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道理，了解自心本性，以达到明白天命，来获得中。”又说“要顺性命之理，来获得和。”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真去處。天地之中也。中而和矣。乃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人之真去處。人之中也。中而和矣。而人之所以生人者。物之真去處。物之中也。中而和矣。而物之所以生物者。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觀之。則天地之中之和。人之中之和。物之中之和。雖有大小之不同。而其致中以致和也。而生生化化。則無有異矣。

三一教主说：天地的真去处，是天地的中，中就会和，于是天地就生人，生物；人的真去处，是人的中，中就会和，于是人就生人；物的真去处，是物的中，中就会和，于是物就生物。所以说“获得中和，那么天地就可以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就能够各随其性生长发育了”。由此看来，天地的中、和，

人的中、和，物的中、和，虽然有大小的不同，可是获得中就会获得和，那么生生化化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三一教主言。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三一教主说：获得中然后就能遵循本性，遵循本性就能充分发挥天赋之性，充分发挥天赋之性然后就会达到知天命。所以天命之性，蘊藏在內，就叫做天德；表现在外，就叫做王道。王道博大，谁能够胜过王道来安位天地、化育万物呢？

三一教主言。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也。蓋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瘀痰。為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昆侖。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逆流。為沖決。而天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

三一教主说：每个人都有这个中，都有这个虚。然而他不能与天地的虚相通的原因，是由于他心的七窍被物欲瘀阻了，

壅塞了。因为心的七窍是用来通虚灵，达正气的，又周流在一身之内。一旦七窍被物欲蔽塞，就成为瘀积的痰，成为淤血，那么整个身体就不相联属了。天地也是这样。土中的窍是虚的，上面的昆仑山，下面的大海，它们窍窍相通，气气相贯，大概用我们的身体来检验，与天地没有不同。一旦天地的窍被蔽塞，就成为逆流，就会冲开堤岸，那么天地的内部也不相联属了。所以圣人看待天地犹如是看待自己的身体，而且能够成全天地的功能，也只是用自身的行为效法天地而已。宗念九又问：“人都有这七窍，那么窍与窍凭什么相通呢？”

三一教主言。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為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三一教主说：窍因为虚才会开，虚通过窍才能通达，因此气与气才会相贯通，就自然有真呼吸存在。

三一教主言。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已哉。則自有渾合天地之心。宣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變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以贊佐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而變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啟其運。而人邁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睢水之圍而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冰堅。

夫此二帝者。豈其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之順。遭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

三一教主说：天子建立了中和的极，就把它运用在美好之中。这难道只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天下吗？那么自然有浑合天地的心，宣和阴阳的气在其中。三公（指周代的司马、司徒、司空，也称太师、太傅、太保）能够调理阴阳，三孤（指周代的少师、少傅、少保）能够恭敬信奉天地，都是用来辅佐天子，来与天地并列为三、来化育万物。然而有了德却没有职位是不行的，有了职位却没有时机也是不行的。如天子、三公、三孤，就是有职位了；因此来建立中和之极，协和调理阴阳，恭敬信奉天地，就有美德了。上天开启时运，人遇到机会，就有了好时机了。所以汉高祖在睢水被围的时候，忽然刮起了狂风，霸王不能渡过睢水追杀。光武帝在滹沱战役中，冰冻得坚硬，他才能骑马逃过王莽的追杀，这两个皇帝，难道他们能致中和吗？因为他们是创业的君主，中兴的国君，上天自然会帮助他们遇事顺利，他们能遇到好机会，并且利用上天赐给的好运。由此看来，一定要先有德，然而职位和时机又哪里能够缺少呢？

三一教主言。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

生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為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為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賞而民威。遐哉邈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

三一教主说：圣人是太虚，但自己不知道是太虚；圣人也是天地，但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天地的功能。然而大、小、高、下，哪里不是太虚所有的呢？可是太虚不知道。生成长养，哪里不是天地的功能呢？可是天地也不知道。如圣人，以无思无虑的自体，流通在无声音无气味之中，所以能够与太虚同体，又与天地一样有奥妙的功用。用此作礼，就是无形体的礼；用此作乐，就是无声的乐；用此来勉励，就不用奖赏，百姓也会互相勉励；用此显威严，就不用发怒，百姓也会感到敬畏。遥远呀，高远呀！那淳朴的上古的风气，难道真的不可能在天下后世再出现吗？

三一教主言。真我無我。本體虛空。而道家所謂不死。蓋謂真我之虛空。而不屬於生死也。讚曰。我之元精不屬精。精不屬精。而精之所由以精也。我之元氣不屬氣。氣不屬氣。而氣之所由以氣也。我之元神不屬神。神不屬神。而神之所由以神也。無精而有精。無氣而有氣。無神而有神。有精而無精。

有氣而無氣。有神而無神。而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孰非我之元精所由以精。我之元氣所由以氣。我之元神所由以神乎。故真我無我。無我之我。而天地萬物。莫非我也。無我真我。其可得而壞乎。若真我可得而壞之。則天地其誰與位之。萬物其誰與育之。由是觀之。真我之我。其有系於天地萬物也大矣。抑豈曰生死之不屬於我之一身焉已哉。

三一教主说：真我无我，本体虚空。道家所说的不死，说的是真我的虚空，就不属于身体的生死。赞说：我的元精不属于精，元精不属于精，可是精是从元精产生出来的；我的元气不属于气，元气不属于气，可是气是从元气产生出来的；我的元神不属于神，元神不属于神，可是神是从元神产生出来的。无精却有元精，无气却有元气，无神却有元神。有精就不是元精，有气就不是元气，有神就不是元神。那么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谁不是我的元精所产生出来的精，我的元气所产生出来的气，我的元神所产生出来的神呢？所以真我是无我，无我的我，那么天地万物没有不是我。无我是真我，难道能够毁坏吗？如果真我能够毁坏，那么天地有谁能够使它们各归其位呢？万物有谁能够使它们化育呢？由此看来，真我的我，就是与天地万物有很大的联属关系了。难道说生死不属于我的一身吗？

## 明光普照經纂十三章

三一教主言。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己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為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三一教主说：道，可以使天地用自然现象示人，那么天地就能够以中正示人；可以使日月照明，那么日月就能够常明；可以使四季交替有序，那么四季就能够有寒与热；可以使鬼神显灵，那么鬼神就能够屈伸变化。人成为圣、成为神的原因，是道；物有始、有终的原因，是道。这个道运行在虚空之外，延展在宇宙内外一切事物的表象；这个道极尊贵无双，那么天地、日月、四时、鬼神都在道的包含之中了。所以用这个尊贵的道来修养自己，富贵不能迷乱自己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自

己的操守，威武不能使自己的意志屈服；用这个尊贵的道来结交人，王公遇到他就会显得失去高贵，晋国和楚国遇到他就会显得失去富有，孟贲和夏育（都是战国时的勇士）遇到他就会显得失去勇力。这是古代的圣贤能够与道一起生，与道一起死的原因，当然就是为了这个道而已。所以说：还没有听说牺牲道去迎合别人的。

三一教主言。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啟其運。聖人執其機。

三一教主说：明白道，是圣人，是天地；推行道，是圣人，是天地。天地启开时运，圣人执掌真机。

三一教主言。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不長夜乎。

三一教主说：日就是丹。所以尧舜的圣明，是中午的太阳啊！仲尼的圣明，是万古不会有漫长的黑夜啊！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

佛放出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

三一教主言。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三一教主说：光照四方，显明西土（即周部族所居的故地），是周文王的日月。

三一教主言。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



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皋稷契。暨諸百揆四嶽。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皋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嶽。五星二十八宿也。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故春秋之時。孔子日也。曾參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然而日也者。天資之以啟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

三一教主说：天的上面，有一日一月，五颗星（指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和二十八星宿。天的下面，也有一日一月，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所以唐的时候，尧是日，舜是月，禹、皋陶、后稷、契，以及各位管理国政的官员和分管四方的诸侯，是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虞的时候，舜是日，禹是月，皋陶、后稷、契，以及各位管理国政的官员和分管四方的诸侯，是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然而不只是显达在上位的有一日一月，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即使不得志在下位的也有一日一月，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所以春秋的时候，孔子是日，曾参是月，闵损、冉有以下的贤人，是五颗星和二十八星宿。如孟子虽然是日，难道不是曾子所说的秋阳吗？然而太阳，天资

助它开启光明，月亮资助它显示洁白，五颗星二十八星宿，资助它闪耀光芒，那么天地的阳，就都聚集在日中。所以，日就是太阳。

三一教主言。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禦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己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棲棲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己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三一教主说：尧舜是太阳，唐虞时的世间，都在尧舜的照射和俯视之中；仲尼是太阳，万世之后的世间，都在仲尼的照射和俯视之中。尧舜以统治天下而怀有太阳，所以他兢兢业业地治理天下，而且他的心中只担心天下之大，有一个人不在于照射和俯视之中，把这当作自己的忧虑。仲尼以素王（指有帝王之德却未居帝王之位的人）而怀有太阳，所以他忙碌不安，到处奔波，而成为万世师表，而且他的心中只担心万世的久远，有一个人不在于照射和俯视之中，把这当作自己的忧虑。唉，

从春秋时代以来直到今天，有二千多年了，可是能够继承仲尼的事业，而且怀有仲尼之太阳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唉！

或問。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

有人問：“什麼叫做阿彌陀佛。”

三一教主言。阿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譬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其所謂佛者。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待擬議。便不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乎。

三一教主說：阿，是無；彌，是滿；陀，是光。是說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猶如月亮，每一條河流中都有這個月亮；猶如果核中的仁，每一顆果核中都有這個仁。那麼人們所說的佛，是什麼意思呢？稱為佛，是正覺，一感應就能通達天下的心，那麼孔子所說的也許是先覺的人，就是指這個佛。如果要等待安排，如果要等待揣度、議論，就不能稱為覺，就不是佛。那麼所說的阿彌陀佛的意旨，就是仁者（有道德的人）把天地萬物當作一體吧？

或問。舍利光之說。

有人问舍利光的说法。

三一教主言。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三一教主说：舍利，是《心经》所说的舍利子。舍，犹如方寸；利子，是方寸中的神。变动不停息，多么伶俐，所以称为利子。光，是光明的意义。所说的圣人的心，如明亮的镜、静止的水，而且佛家又认为方寸是光明藏，也是这个意义。所以定就能慧，寂就能感，安就能虑，虚就能觉，诚就能明，这都是舍利光的要旨。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謂也。

《心经》说：“无无明。”《圆觉经》说“永断无明”，是说什么呢？

三一教主言。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復此本體也。蓋本體常明。不費工夫。至於所謂許多工夫者。亦不過求復此本體爾。然塵散而鏡明。云開而月皎。及其成功一也。

三一教主说：无无明，是本体。永远断了无明，是复返这本体。因为本体常明，不用费工夫。至于所说的许多工夫，也

不过是求得复返这本体而已。然而，灰尘散尽了，镜就会明亮；云朵散开了，月亮就会洁白，等到成功了就一样。

夫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

有人问：“心本来是丹，可是道家叫做炼丹，为什么呢？”

三一教主言。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複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

三一教主说：日，是天的丹，如果乌云一直飘荡盖住，那么日就不能叫做丹了；心，是人的丹，如果物欲一直悬浮掩盖，那么心就不能叫做丹了。所以炼丹，炼到没有什么可炼，就能复返自心的本体、天命之性的自然。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著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什么叫做诚呢？寂然不动就是诚。什么叫做明呢？炯然不昧就是明。寂然不动之中，一点灵光自然出现，这是从诚到明；炯然不昧

的神，又返回质朴纯真的本体，没有什么可执着，这是从明到诚。所以诚是自然无为，明就要把自身返回诚。

三一教主言。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三一教主说：太极是一。一点灵光是明。无极是未始一。一点灵光未始有是诚。我曾经用石头来比喻，石头本来是寂然清冷，哪里有所说的火呢？石头被碰击一下，一点真火就从中生出来，几乎有形。用柴火传柴火，光明就无穷尽了；到了柴火已经完尽了，那么火又在哪儿呢？这是又复返它的寂然本体的性，就是诚。所以一点灵光，是从诚到明的一点几希；那么光辉照耀有如日月普照，是从诚到明的无尽功用。

三一教主言。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複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

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三一教主说：太虛生了天，生了地，又生了太阳。又如圣人的太虛，也是用天的气为气，用地的形为形，那么一点灵光，也是如同天地的太阳。所以太阳的光，就在天地以内没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我的一点灵光的照临，难道和太阳有什么不同吗？然而有神就有气，天的气就在天地之内，没有不周流。那么，我浩然正气的充塞，难道和天有什么不同吗？神本来也无神，气本来也无气，太虛的太虛，本来在天地的内外，无处不是太虛。那么，我空空洞洞的太虛，难道和太虛有什么不同吗？

夏午經纂卷三終

## 夏午經纂卷四

持經弟子盧文輝結纂

門人陳衷瑜校錄

### 最上一乘經纂九章

三一教主言。盈天地間。總是一個精。總是一個氣。總是一個神。我而元精矣。我而元氣矣。我而元神矣。則盈天地間之精。是皆我之精也。盈天地間之氣。是皆我之氣也。盈天地間之神。是皆我之神也。

三一教主說：充滿天地之間，都是一個精，都是一個氣，都是一個神。我就是元精，我就是元氣，我就是元神。那麼充滿天地間的精，都是我的精；充滿天地間的氣，都是我的氣；充滿天地間的神，都是我的神。

三一教主言。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



盡時者。不曰出世間人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為反識而智者大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者。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個性命。性命中自然有個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

三一教主说：我身是一个小天地，也会创造演化，然而不只是我身有这个天地，有这个创造演化，而且父母交合，也是小天地，也会创造演化。所以用父母的创造演化来说，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用我身的自我创造演化来说，就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因此就知道四大假合，最终会归于消亡，这不叫做世间人吗？虚空本体，没有消亡的时候，这不叫做出世间人吗？如所说的我身的自我创造演化，就是要建立我身的一个天地；所说的建立我身的一个天地，就是用来脱离世间就出世间了。离世出世，建立天地，就是去掉假

合的相返归真我，这才是转化有分别的心识成为无分别的智慧的大旨。这样也就是道家所说的自造性命，翱翔天外，逍遥太虚，运数就不能够限制他，命运就不能够束缚他了。如佛家也有自我创造演化，来归还真我虚空，那么虚空中自然有个性命，性命自然有个元神。佛家到这个境界，就不仅不知有元神，而且不知有性命；不仅不知有性命，而且不知有虚空。这佛家分量的广大，就是极则的境界，谁能够达到。所以道教如果不知自我创造演化，来再立一个性命，就叫做旁门，那么这个道就不是真传的道；佛教如果不知自我创造演化，来归还真我虚空，就叫做外道，那么这个释就不是真传的释。

三一教主言。孔子之所謂仁者。是乃母胎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複枝之。而複葉之。而複花之。而複果之。豈非所謂依法修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邪。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也。必不然矣。

三一教主说：孔子所说的仁，是指母胎中一点的种性。含藏在因地，萌发这个芽。从此就再长枝，再长叶，再开花，再结果实，难道不是所说的依法修行，来证最上一乘的佛果吗？如果只是观静来使自己的心空，就说含灵种性，可以当下就成佛，一定不是这样。

三一教主言。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

包。出離生死。以身天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虛空粉碎。以成正覺。故能度天度地。度神度鬼。度人度物。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悉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我我真我。非身大身。自滅自度。無滅無度。

三一教主说：天命之性，本无不善，而且分量的广大，又无不包罗。超出生死，把天地当作身。超出天地，把太虚当作身。虚空粉碎，就成正觉。所以能度天度地，度神度鬼，度人度物，天地之内，天地之外，广大的天下，悠远的万世，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完全都在我如来法身中灭度（指灭烦恼，度苦海）。无不是我才是真我，法身才是大身，众生自灭自度，都不是佛灭度。

三一教主複說偈言

三一教主又说偈言

儒曰知性	釋曰見性	知性性知	非智能知
見性性見	非眼能見	依法修行	自有悟入
既有悟入	便有真知	既有悟入	便有真見
真知無知	無知者知	名為性知	真見無見
無見者見	名為性見	無可測識	性不屬知
無可想像	性不屬見	性不屬知	何以曰知

性不屬見	何以曰見	自性自知	自性自見
自性自悟	自性自度	既曰自悟	非由人悟
既曰自度	非由人度	盡心明心	自悟自度
機非在我	自非我義	神理自彰	不可度量
如是而悟	非我能悟	如是而度	非我能度
非我能悟	正覺正悟	非我能度	正覺正度

三一教主言。釋氏所謂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孔子所謂盡性至命之大也。是名最上乘。其次則有依法修行而為上乘。又次則有悟法解義而為中乘。又次則有見聞轉誦而為下乘。夫以最上乘以教人。是亦足矣。而曰上乘。中乘。下乘者。何也。豈不以人人俱足。個個完成。苟漸有以語之。則安知其不有開其障之重。以拔其根之深邪。

三一教主說：佛家所說的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孔子所說的盡性至命之大，是叫做最上乘。其次就有依法修行是上乘，又次就有悟法解義是中乘，又次就有見聞轉誦是下乘。用最上乘教人，這也足夠了。又說上乘、中乘、下乘，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佛性人人俱足，個個都能保全嗎？如果逐步地教，哪里知道他們不會除去重大的障礙，來拔掉惡習的深根呢？

三一教主言。釋氏亦有以戒定慧。接大根智者。則曰。心

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亦有以戒定慧。接小根智者。則曰。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心名為定。夫戒定慧只合一種。而又有不同者。豈非以根智有大小。而接之各別邪。殊不知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又曰。自性自戒。戒而無所於戒也。自性自定。定而無所於定也。自性自慧。慧而無所於慧也。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既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起。最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作。莫向心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自己法身。自心佛者乎。

三一教主說：佛教也有以戒定慧來接引大根智的人，就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也有以戒定慧來接引小根智的人，就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心名為定”。戒定慧只合為一種，却又有不同，難道不是因為根智有大小，那麼接引他們的方法又各有

不同吗？竟然不知心地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是戒？心地没有纷乱，为什么不是定？心地没有愚痴，为什么不是慧？又说：自性自然戒，戒却没有什麼可戒；自性自然定，定却没有什麼可定；自性自然慧，慧却没有什麼可慧。《坛经》说：“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这所说的自性，就是我所说的真心实地、色空所不到的地方。它有尘垢吗？它有清净吗？可是说自净其心，心难道有尘垢可净吗？心已经没有尘垢可净了，难道还有待于修、有待于行、有待于度、有待于戒吗？凡是说“自”的，都是自性的意思。就是所说的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所以说：须从自性中起，是最上一乘的宗旨。六祖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心外求。”又说：“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所以想要见性，如果不从自性中起，难道能见自己的法身、自心的佛吗？

三一教主言。本體是虛空。虛空無生滅。遠離諸相不屬覺知。故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覺覺。不可以見見。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聞聞。無聞無無聞。無知無無知。無見無無見。無覺無無覺。無言無無言。無生無無生。如是如是。應化自然。

三一教主说：本体是虚空，虚空无生灭，远离诸相不属觉知。所以不可以用话来说，不可以用觉来觉，不可以用见来见，

不可以用知來知，不可以用聞來聞。沒有聞也沒有無聞，沒有知也沒有無知，沒有見也沒有無見，沒有覺也沒有無覺，沒有言也沒有無言，沒有生也沒有無生。就像這樣，就像這樣，應化自然。

三一教主乃複說偈言曰。

三一教主於是再說偈言：

稽古無始氏	無生我也生	混混沌沌時	我生而無生
無生始生氣	氣生而為天	無生故生形	形生而為地
變化正性合	沖和以為人	人既有性命	安能無生死
夫誰知無生	能證於無生	夫誰知生死	出離於生死
至人知出離	頓悟我無生	頓悟我無死	出離於生死
生死不是我	無生乃是我	我也先天地	無生即是我
我也後天地	無生在天地	我我天地我	何者不是我
夫豈曰天地	太虛皆是我	太虛皆是我	而況於天地
天地皆是我	而況於萬物	日月與星辰	而有此無生
雨風與露雷	而有此無生	山嶽與河海	而有此無生
昆蟲與草木	而有此無生	人其靈於物	人人此無生
不能證無生	何以靈於物	蠢動皆含靈	物物此無生
不能證無生	何以貴於靈	無生無釋迦	無生無寂滅
無生有真我	釋迦此寂滅	無生無老子	無生無清靜

無生有真我	老子此清靜	無生無孔子	無生無時中
無生有真我	孔子此時中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釋迦
我也常寂滅	我本是釋迦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老子
我也常清靜	我本是老子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孔子
我也常時中	我本是孔子	本來無生道	是為真面目
豈曰無色相	亦且無空相	頓悟無生道	何戒與定慧
頓悟無生道	何貪與嗔癡	何者是識神	識神元非我
何者是元神	元神元非我	何者是煩惱	煩惱元非我
何者是智慧	智慧元非我	無生本無我	而安有我相
無生本無人	而安有人相	無生無眾生	安有眾生相
無生無壽者	安有壽者相	無生無滅度	滅度不滅度
若起滅度心	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佈施	佈施不佈施
若起佈施心	是名佈施相	無複滅度相	無生而滅度
若曰我無生	亦是滅度相	無複佈施相	無生而佈施
若曰我無生	亦是佈施相	何名為三昧	正受是三昧
正見是三昧	是名為三昧	若曰我三昧	便是不正受
便是不正見	不名為三昧	受而無所受	是名為正受
見而無所見	是名為正見	一行為三昧	三昧豈在行
三昧自三昧	三昧不在行	一相為三昧	三昧豈在相
三昧自三昧	三昧不在相	何名為禪定	無生外離相



無生內不亂	是名真禪定	何名為懺悔	無生懺前愆
無生悔後過	是名真懺悔	無生本虛空	虛空虛空已
何有於罪愆	何待於懺悔	離迷便是迷	離覺非正覺
迷覺猶在心	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	除真亦非真
真妄猶在心	安能除真妄	何有於邪正	何有於迷悟
雖云有起滅	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	有念便有邪
有邪著邪見	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	有念便有正
有正著正見	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	皈依不皈依
昔有皈依者	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	究竟不究竟
昔有究竟者	何言不究竟	見於無所見	無見是真見
聞於無所聞	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	無覺是真覺
知於無所知	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	自然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無生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	自然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生無老死	不古而不今	不今而不古
古今自古今	無生無古今	舍假以歸真	不起歸真想
萬境本如如	不起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	不起寂照想
常明而常覺	不起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	不起金剛想
本性本圓覺	不起圓覺想	以幻而滅幻	幻滅而複滅
滅而無可滅	無生是真常	空空而無無	無無而複無
無而不可無	真常是無生	毋曰我滅幻	幻亦無可滅

毋曰我真常	真常亦非常	雖曰證涅槃	實則無涅槃
夫既無涅槃	而曰證涅槃	涅槃無可證	證於無所證
無所證而證	乃名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	實則無生死
夫既無生死	而曰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	離於無所離
無所離而離	乃名離生死	釋氏貴無念	無念以為宗
心迷有起滅	不自有其宗	心不逐乎念	無念是心宗
何以不思善	思善而善生	何以不思惡	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	善即在於思	善既出於思	而不本無思
無生則無思	無思安有生	有生便有思	有思豈無生
有思而有生	即名門外僕	無思而無生	捨筏登彼岸

## 洞玄極則經纂十章

三一教主言。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虛無中。虛無太極道之祖。笑殺道流。按跡慕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之中。漫說屯蒙朝暮。籲嗟乎。道之不明也。惟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間。與之共話玄門之真土。

三一教主說：天的數是五，地的數是五，五個五是二十五，太極原在虛無中。虛無太極是道的宗祖，可笑的道教者流，依循蹤迹仰慕古人，只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指坎為陰，外陰而內陽）汞（指離為陽，外陽而內陰）龍（指陽氣）虎（指陰氣）；又向八卦之中，隨便說屯蒙（即進退升降時該用的火）朝暮（即小周天的進陽、退陰）。唉！不明白道。只是這個緣故，哪里能夠得到真人与他对坐在山林云霞中，与他一起谈论玄门的真土。

三一教主言。汝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息一行幾千裏。吾身璣衡亦如此。歸返還。運周天。天地反復千萬年。真人不啟秘。假稱汞和鉛。東龍西虎不復說。只了性命便通玄。玄中玄。須顛倒。顛顛倒倒煉不老。一陰一陽之謂道。穀神不死中有寶。

三一教主说：你没有看到天的高远，日月和星辰纷然罗列，一呼一吸之间就运行几千里，我身上的玑衡（古代的天文观测仪器）也如此。返朴归真，运周天，犹如天地反覆千万年。真人不启示玄秘，就假借称汞和铅。不要再说东龙和西虎，只要明了性命就会通达玄。玄中又有玄，必须颠倒，颠颠倒倒中炼不老的丹。一阴一阳叫做道，谷神不死其中有真宝。

三一教主言。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汝不見蒼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為哉。任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為乎。窮年矻矻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仙。豈知太極一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迴旋。為無為。玄更玄。

三一教主说：不要运气，气自然会运行，运气反而使气不顺畅。你没有看到幽远苍茫轻清之气上浮的叫做天，北辰居在天中，五气周遍，天做什么呢？任其自然。世上的人既无口授和心传，要做什么呢？一年到头辛勤地守着残留的文章，白费劲诵读“顺成人，逆成仙”，哪里知道太极一建立就自然倒颠，上升下降没有停歇，天地日月都回旋，修无为，玄之又玄。

三一教主言。天之高兮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秋天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年。升降妙用我亦天。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煙。

三一教主说：天高远啊，高远得没有终极，天自然有春和秋，犹如我的呼吸，一春一秋就是天的一年，一呼一吸就是我的一息。不要说一息与一年有区别，其实一升一降的妙用是相同的，我也是天。四季交替运行，百物生长，神异的变化顺应自然，吸纳天地的精华，恍忽间进入驾雾乘烟的意境。

三一教主言。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為常。我其與日月參光。我其一屈一伸。而為神為鬼。我其一動一靜。而為陰為陽。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我其與之相為終始。相為存亡。道惟無內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云霞。躡鳳凰。遍觀乎曠莽之野。複反於何有之鄉。委心而任運。逍遙以徜徉。時

三一教主说：至道无边无际，没有终点，不可预测，宇宙万物各归生命的本原；至道没有终极，不可预测，进入正位广居。我与天地一样真常，我与日月并列为三光照万古；我一屈一伸，犹如鬼神变化不可测；我一动一静，就成为阴成为阳。在千百世以前，在千百世以后，我与天地相助终始，相助存亡。道无内无外，我也没有所送，也没有所迎。我登上云霞，踩着凤凰，遍观空阔而苍茫的四野，又返回空无所有的地方。任随心之自然，毫无造作，无拘无束，自由放逸，又安闲自在。当时

三一教主乃複詠言

三一教主又咏诗：

生生每不窮 一氣自鴻濛 得意鳶魚外 忘形俯仰中  
春風披綠草 秋雨滴寒蛩 代謝錯行裏 盈虛相始終  
水流花自發 吾亦任吾真 興入啼鸞外 風來弱柳春  
觀化知無物 達生識此身 居塵塵不染 方是出塵人  
或問。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

有人问：“道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就使人知道吗？”

三一教主言。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是皆所謂聖神功化之極。釋氏之極則也。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知。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道書曰。身外有身。未為奇特。虛空粉碎。方

露全身。此乃道教之極則也。豈惟釋教為然哉。

三一教主说：尧舜的执中，孔子的一贯，也是一句话。所以说：只言片语就可以通达玄，就是这样。《周易》说：“阴阳变化不停，正气周流六虚。”又说：“本体虚空，无思无虑，天下的途径虽然多，但要归到同一个真心实地，人们的思虑虽然多，但要复返到同一个本体虚空。”又说：“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应就能以心感心。”《论语》说：“七十岁从本性自然发出的愿望，毫不偏离道德。”《中庸》说：“多么辉煌，多么光明啊！文王的德纯正无瑕。”又说：“（君子）不必行动，人人都尊敬他，不必说话，人人都相信他。”又说：“（君子）纯厚恭敬，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又说：“（大道）无声音，无气味，至极了。”这些都是儒家所说的圣神功化的极致，也是佛教的极则。《大学》所说的“诚意”，是有法有为的入门；而孔子的“无意”就是无法无为的极则。《大学》所说的“致知”，是有法有为的入门；而孔子的“无知”，就是无法无为的极则。《孟子》所说的收回放驰在外的心，把它存在腔子里，是有法有为的入门；而邵康节说：“心要放。”程明道说：“已经得到了，就必须放开”就是无法无为的极则。道书说：“身外有身，不算是奇特。虚空粉碎，才露出法身。”这就是道教的极则，难道只有佛教才有极则吗？

三一教主言。先衍也者。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以混虛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日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月焉已爾。而非先也。而況余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況天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況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況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況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三一教主说：先衍，是推演天的先，天的先，使天成为天；是推演地的先，地的先，使地成为地；是推演日的先，日的先，使日成为日；是推演月的先，月的先，使月成为月。以混虚氏的先为先，还对人说：“我哪里是推演天的先呢？我所推演的，只是天而已，不是先。我哪里是推演地的先呢？我所推演的，只是地而已，不是先。我哪里是推演日的先呢？我所推演的，只是日而已，不是先。我哪里是推演月的先呢？我所推演的，



只是月而已，不是先。更何况我呢？演述这所推演的天，还担心不能够表达天，更何况天的先呢？演述这所推演的地，还担心不能够表达地，更何况地的先呢？演述这所推演的日，还担心不能够表达日，更何况日的先呢？演述这所推演的月，还担心不能够表达月，更何况月的先呢？所以，先行，是对先的演述，只能对上智的人演述；演述先的演化，是对演化的演述，只能对上智的人演述。

## 道統中一經纂十六章

三一教主言。☐者。中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中也。◎者。一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一也。

三一教主言：☐，是中，还有所说的☐与○，也都是中。◎，是一，还有所说的|与•，都是一。

盧子文輝言。☐與○俱作中字讀。乃吾心天地之中之真去處也。|與•俱作一字讀。乃吾心天地之中。只此一個|也。|或作直字讀。易曰。敬以直內。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精。

卢文辉先生说：☐与○都读作“中”，是我心天地之中的真去处。|与•都读作“一”，是我心天地之中，只这一个|；|或者读作“直”，《周易》说：“敬以直内（以直内主敬）”《尚书》说：“夙夜惟寅，直哉惟精（日夜恭敬谨慎地履行职事，始终心怀敬畏，正直清明）。”

孟子曰。直養無害。皆|字之義也。

孟子说：“直养无害（用正义去培养而不伤害它）。”都是|字的含义。

三一教主言。☐之內。只畫一|者。何也。以其自上而下。心歸於腎也。故從|。◎之內。只點一•者。何也。以其從外而入。前返乎後也。故從•。|也。•也。非有二也。然而|也。則有|貫之義。•也。則有立極之義。是皆不可不知

也。

三一教主说：☐的中间，只画一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上到下，心归于肾，所以用|。⊙的中间，只点一•，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从外而入，前返回后，所以用•。|和•，没有不同。可是|，又有|贯的意旨。•又有立极的意旨。这些都不能不知。

三一教主言。儒而聖也。以☐以|。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曰|貫。道而玄也。以☐以|。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守☐。曰得|。釋而禪也。以☐以|。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空☐。曰歸|。

三一教主说：儒的圣，以☐|开道统的真传，所以说执☐，说|贯。道的玄，以☐|开道统的真传，所以说守☐，说得|。释的禅，以☐|开道统的真传，所以说空☐，说归|。

三一教主言。儒氏聖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執☐|貫焉已也。其曰。安汝止。欽厥止。艮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誠盡處。腔子裏。樂處。方寸。些兒。幾希。神明之舍。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下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说：儒家之圣所说的头脑学问，本源的功夫，不只是说执☐|贯。又说“安汝止”“钦厥止”“艮其止”“止

其所”“緝熙敬止”“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誠盡處”  
“腔子里”“樂處”“方寸”“些兒”“几希”“神明之舍”  
“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天下歸仁”“退藏于密”“何思何慮之天”  
“不識不知之地”，難以全部記述。總而言之，無不是為了這個□，  
無不是為了這個丨，無不是為了這個道統的真傳，為天下後世能夠見而知之  
和聞而知之考慮。

三一教主言。道氏玄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守□得丨焉已也。其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凝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臺。蓬萊島。硃砂鼎。偃月爐。神室。氣穴。土釜穀神。靈根橛柄。坎離交媾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丨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說：道家之玄所說的頭腦學問，本源的功夫，不只說守□得丨。又說“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凝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台”“蓬萊島”“硃砂鼎”“偃月爐”“神室”“氣穴”“土釜谷神”“靈根橛柄”“坎離交媾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難以全部記述。總而

言之，无不是为了这个□，无不是为了这个丨，无不是为了这个道统的真传，为天下后世能够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考虑。

三一教主言。釋氏禪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空□歸丨焉已也。其曰不二法門。甚深法界。虛空藏。寂滅海。真實地。總持門。彼岸。淨土真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天堂。空中真際。這個。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道場。波羅蜜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丨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说：佛家之禅所说的头脑学问，本源的功夫，不只说空□归丨。又说“不二法门”“甚深法界”“虛空藏”“寂滅海”“真實地”“總持門”“彼岸”“淨土真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天堂”“空中真際”“这个”“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道場”“波羅蜜地”，难以全部记述。总而言之，无不是为了这个□，无不是为了这个丨，无不是为了这个道统的真传，为天下后世能够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考虑。

三一教主言。學從爻。覺亦從爻。蓋指吾心之爻之□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然吾心之爻之□。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本虛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即此虛□而學焉。則為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而覺焉。則為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三一教主说：“學”这个字中有“爻”，“覺”这个字中也有“爻”，原来是指我心之爻的□来说。虚空本体，本体虚空，然而我心之爻的□，是尧舜允执厥中的中，□本来是虚。那么易的爻因为像人的真心，是虚其□，难道不是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吗？所以就着这个虚□来治学，就是心学德性的真知；由这个虚□而觉，就是先觉寂感的自然。

三一教主言。河圖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能會這個麼者是也。洛書而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三一教主说：河图的中是虚的，佛家就把它叫做○，我就把它叫做☸，是所说的能领会这个中。洛书的中是实的，道家就把它叫做◎，我就把它叫做⊗，是所说的一点灵光。

三一教主言。如不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丨。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丨。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為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為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也丨也。一事之稍違乎□也丨也。一時一刻之稍違乎□也丨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違乎□也丨也。顛沛之稍違乎□也丨也。不覩不聞之稍違乎□也丨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三一教主说：如果不想执尧舜的□，贯孔子的丨，来得到我所说的真消息，也就算了。如果想执尧舜的□，贯孔子的丨，来得到我所说的真消息，必须要有大力量，有大信心，发大勇猛，发大精进。如同当将军的人，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家，而且忘了天在上，忘了地在下，忘了敌人在前，忘了君主在后，当作死了一般，然后才能大有作为。如果有一个念头稍微违背了□和丨，有一件事稍微违背了□和丨，有一时一刻稍微违背了□和丨，难道说从事孔门心法就能得到我所说的真消息吗？如果仓促急迫时稍微违背了□和丨，颠沛流离时稍微违背了□和丨，在人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稍微违背了□和丨，难道说从事孔门心法就能得到我所说的真消息吗？

三一教主言。世之學宣尼之學。而以儒名者。委不知宣尼之□之丨。而曰宣尼之□之丨。殆非清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執之。不知也。問丨之何以貫之。不知也。世之學清尼之學。而以道名者。委不知清尼之□之丨。而曰清尼之□之丨。殆非宣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守之。不知也。問之丨何以得之。不知也。世之學牟尼之學。而以釋名者。委不知牟尼之□之丨。而曰牟尼之□之丨。殆非宣尼清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空之。不知也。問之丨何以歸之。不知也。

三一教主说：世上学习孔子之学的人，就称为儒，但确实不知孔子的□和丨，就说孔子的□和丨，几乎不是老子释迦比得上的。问他们□用什么来执持呢？他们不知道。问他们丨用什么来贯通呢？他们也不知道。世上学习老子之学的人，就称为道，但确实不知老子的□和丨，就说老子的□和丨，几

乎不是孔子释迦比得上的。问他们□用什么来守呢？他们不知道。问他们丨用什么来得呢？他们也不知道。世上学习释迦之学的人，就称为释，但确实不知释迦的□和丨，就说释迦的□和丨，几乎不是孔子老子比得上的。问他们□用什么来空呢？他们不知道。问他们丨用什么来归呢？他们也不知道。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聖。聖不可知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否。不可不知也。道統之傳。傳無所傳矣。而道統之所以傳者。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否。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说：圣人的圣，是不可知的圣，那么圣人可以圣，难道有属于语言文字吗？这不可不知。道统的真传，是传又没有什么传，那么道统可以传，难道有关于见闻觉知吗？这不可不知。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這○也。惟其有此這○也。故能合天地之大。以為我之一身。而我闔我闢矣。縮古今之遠。以為我之一瞬。而我呼我吸矣。

三一教主说：圣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此这○。正因为有此这○，所以能合天地的广大当作我的一个身，就是我的闔、我的辟了；把古今的悠远缩小成为我的一瞬间，就是我的呼、我的吸了。

盧子文輝言。是身者。非身乎。非身者。是身乎。縱曰虛空。且難籠其體。有為者。無為乎。無為者。有為乎。雖云神鬼。亦莫測其機。



卢文辉先生说：这个身，是法身吗？法身，是这个身吗？即使是虚空，也难以包笼这个体。有为中无为吗？无为中有为吗？即使是鬼神，也不能测识这个机。

三一教主言。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運虛空。我之本體其先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也。故能儒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道而玄也。無玄而無不玄。釋而禪也。無禪而無不禪。然而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蓋我之夏。則有所謂☐所謂◎之真去處者在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氏得此☐◎而聖也。道氏得此☐◎而玄也。釋氏得此☐◎而禪也。此夏之所以為大。而合儒道釋而一之焉者也。

三一教主说：我的本体是太虚太空吧，正因为是太虚太空，所以能运虚空。我的本体是先天先地吧，正因为是先天先地，所以能生天地。我的本体是“夏”的大吧，正因为是“夏”的大，所以能成为儒的圣，无圣就无不是圣；能成为道的玄，无玄就无不是玄；能成为释的禅，无禅就无不是禅。然而什么叫做“夏”，而且又说是大呢？因为我的夏，就是所说的☐和所说的◎的真去处在其中，先天先地，太虚太空。所以儒家得到这个☐◎就是圣，道家得到这个☐◎就是玄，佛家得到这个☐◎就是禅，这是夏之大的原因，所以能合儒道释归为一体了。

盧子文輝承

卢文辉先生接受

三一教主嚴命。結集夏午諸經。而道統中一之經。尤  
三一教主之命，結集夏午各部經。《道統中一經》這部  
經。

三一教主之所留意者。乃口授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  
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於文輝曰。此道統中一之大旨也。文  
輝於是遂以諸圖筆之於經之卷端。複附數言。俾天下萬世覽  
是圖。而能得圖之意者。則儒而聖。道而玄。釋則禪。而三  
尼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我乎。於是文輝乃複拜手稽首。颺  
言曰。自古聖人未有八卦也。而伏羲則始河圖而八卦之。自  
古聖人未有九疇也。而大禹則始洛書而九疇之。自古聖人未  
有以□名中。未有以⊙名一者。而吾

三一教主特別留心。于是把《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  
圖》《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口頭傳授給盧文輝先生，  
並且說：“這是道統中一重要的旨意。”盧文輝先生于是把  
這些圖畫在經書的開端部分，又加上幾句話，使天下萬世的  
人看到這些圖，就能夠懂得各圖的意思。那麼，儒就能聖，  
道就能玄，釋就能禪，孔老釋迦道統中一的真傳能不在我嗎？  
于是盧文輝先生就再拜手稽首，宣揚說：從古以來聖人還沒  
有畫八卦，伏羲才開始依據河圖畫出八卦；從古以來聖人還  
沒有設九疇，大禹才開始依據洛書定下九疇；從古以來聖人  
還沒有用□表示中，還沒有用⊙表示一，我的

師三一教主則始名之曰□。始名之曰⊙。然而謂之○者  
何。圓陀陀之義也。謂之□者何。方寸之義也。謂之•者何。  
立極之義也。謂之丨者何。直養之義也。夫天此中也。而○者

何。天圓故也。地此中也。而□者何。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之圓。亦如是也。孔子曰。智者動。天圓之象也。仁者靜。地方之象也。夫既曰天圓地方矣。而又曰丨者何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下者。天之心與地之心合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上者。地之心與天之心合也。而吾身中之天之地。亦如是也。壇經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然而何以謂之道統中一也。蓋有□者。有所以□者。有○者。有所以○者。夫所以□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從出也。所以○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由生也。然而未始□未始○者。即□即○。即○即□。混混淪淪。莫窺其朕。無□之名。無○之名。而天之□之○。統於此也。地之□之○。統於此也。人之□之○。統於此也。故儒氏而執□也。道氏而守□也。釋氏而空□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儒氏而○貫也。道氏而得○也。釋氏而歸○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此吾

老师三一教主才开始用□表示中，才开始用○表示一。然而称为○是什么意思？是圆陀陀的意思。称为□是什么意思？是方寸的意思。称为·是什么意思？是立极的意思。称为丨是什么意思，是直养的意思。再说天这个中，为什么用○表示？因为天是圆的。地这个中，为什么用□表示，因为地是方的。那么我身中的方的圆，也像这样。孔子说：“智者动”，是天圆的象；“仁者静”，是地方的象。既然说天圆地方了，却为什么又说丨呢？因为从丨到○中贯穿它的下面，是天的心和地的心相合；从丨到□中贯穿它的

上面，是地的心和天的心相合；那么我身中的天、地，也像这样。《坛经》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然而为什么称为道统中一呢？因为有□，就有□的原由；有⊙，就有⊙的原由。至于□的原由，就是所说的未始□，□就从这产生。⊙的原由，就是所说的未始⊙，⊙就从这产生。然而未始□，未始⊙，□就是⊙，⊙就是□。混混沌沌，不能看到它的迹象，没有□的名，没有⊙的名，那么天的□，天的⊙，都统在这里；地的□、地的⊙，都统在这里；人的□，人的⊙，都统在这里。所以儒家的执□，道家的守□，佛家的空□，没有不在这个□，□没有不统，如果说这不是道统，那是什么呢？儒家的⊙贯，道家的得⊙，佛家的归⊙，没有不在这个⊙，⊙没有不统，如果说这不是道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

師三一教主中一之旨。蓋以發揮天地之秘。闡揚河洛之微。上繼三尼之道統。下開萬世之太平也。文輝幸在甄陶之中。叨承結集之任。敬陳膚見。用馨掄揚。

老师三一教主中一的要旨，用来阐发天地的奥秘，说明并宣扬河图洛书的微旨，对上继承孔老释迦的道统，对下开启万世的太平。文辉有幸在化育之中，承受结集经书的重任，恭敬地陈述浅见，用来宣扬香气。

夏午經纂卷四終

## 后 序

自孔老释迦问世之后，儒道释三教鼎足而立，普度人天。教虽不同，其道相同。可是，三教者流偏离真传，自尊自高，于是，纷争不断。世人莫衷一是，或偏执一端，或排斥异己，孔老释迦之道就不明于天下后世。

天生三一教主林龙江先生，上接孔老释迦之道统，下破万世之愚蒙，直指三教道原一本，都以“纲常”为立本，以“见性”为入门，以“虚空”为极则；阐明先天大道，未尝有“儒”，未尝有“道”，未尝有“释”，儒家所说的“执中”，就是道家所说的“守中”，也是佛家所说的“空中”，儒家所说的“一贯”，就是道家所说的“得一”，也是佛家所说的“归一”。从此道统中一的真传才显明于天下万世。

三一教主既倡明三氏，又主张三教合一，“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为什么要“三教归儒，儒归孔子”呢？教主认为，孔子之道最为广大，无所不包，可以用来修身，可以用来理家，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最切合民生日用，天下万世谁也不能脱离孔子之道。至于道教和佛教经书上所说的，是不能够使人知道的道，是出世间法，很难对世间的人说明白，所以三教只能归儒，儒归孔子，都融合在孔子之儒的中一大道中。

林子应世所需，创立三一教，以“心身性命之要道，三纲五常之至德，士农工商之常业”为宗旨，主张在世间修出世间之心，有了出世间心，才能修持出世间法。心不着于世间，就不必离开世间，不必离开人群。真正出世间的人，是身处在世间做事，心已超出世间。“即道即心，即心即事。”这为天下万世修真的人指明了一条至广至大的路径。

三一教主又为大道能传于天下万世计，著述近百万言。其中，对儒经、道经、佛经或正义、或释略、或概论，极尽性命之学的精微。林子之心，即孔老释迦之心，以孔老释迦之心解释孔老释迦之经，则无不切中肯綮，一一阐明了其中的秘旨奥义。自古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拜读者无不叹为观止。

值此太平盛世，国运兴隆，万国来朝。三一教也应运重兴，信仰林子，学习林子经典，蔚然成风。为了顺应会道的需要，满足门人的渴求，我又从三一教经典中选出《儒道释夏四尼经略》《本体经》《夏午尼经训》《弥勒尊佛经》《夏午经纂》五部经典，集为两本，恳请卢国滨先生校译，又请陈亚椿、王建设、陈国锦、陈建武、林荣章、林开模、林元珍、郑灿炉、陈明基、蔡毓芳、林坤林、朱清、陈尾钦等道友审稿、订正，三易其稿，而今面世。

诚望同仁拜读这些经典时，静心感悟，集小悟为大悟，直

至彻悟，就近道了。

门人：朱金坤 百拜识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六日

# 夏教经书校译委员会

## 一、名誉主任

毛元林、陈碧华

## 二、总顾问

卢国滨、朱春富、唐焕涌

## 三、顾问

陈亚椿、陈国荣、曾海林、郑云伍、翁开富、陈玉树、陈瑞坤  
欧德琼、方林英、付秀玉、陈启涛、范剑清、毛元勋、毛元水  
王建宗

## 四、主任

朱金坤

## 五、副主任

陈春发、吴玉先、郑灿炉、许英华、陈国锦、苏顺金、毛建坤  
黄建洪、郑建洪、李春裕、林荣章、温明耀、陈加淳、陈洪叶

## 六、委员

杨奇林、杨祖顺、洪建辉、朱东平、吴正凡、陈仁国、陈明基  
杨仁明、郑明光、吴其苍、黄国新、严福加、石志双、李新强  
蔡毓芳、许阿侃、朱清、张梅鑫、刘庆林、朱林霞



## 七、主译

卢国滨

## 八、参译人员

朱金坤、陈亚椿、王建设、陈国锦、陈建武、林荣章、  
林开模、林元珍、郑灿炉、陈明基、蔡毓芳、林坤林、  
朱 清、陈尾钦

仙游县三一教协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六日

## 助教印经 功德无量

### 一、捐资六万元

朱金坤

### 二、捐资三万元

毛建坤 陈碧华

### 三、捐资二万元

普兴祠

### 四、捐资一万元

夏午堂 养霞堂 清泉岩 养气堂 济明祠 日明祠

济明祠 养心阁 隐山书院 魁圣书院

方林英

### 五、捐资八千元

德山堂门人

### 六、捐资五千元

梅山祠 明山祠 长俸书院 清峰书院

郑瑞清 付秀玉 陈明姐

### 七、捐资三千元

明善堂 同德堂 星锦书院

染顺美 林荣章

## 八、捐资贰仟元

德开堂 养光堂 兴华堂 夏午祠 嘉新祠 普源书院  
德霖堂 蜚山书院 凤山堂  
许春琼 黄建洪 陈妹英 温明耀 陈春发 杨祖顺 陈明基  
蔡元英 陈宗富 陈仙烟 陈美仁 谢淑梅 杨子云 朱春富  
杨津南 陈仁国 阮丽芳 薛梅玉 林坤林 陈瑞坤 陈秋烟  
蔡玉媛 阮碧华 郭丽娜 蔡毓芳 林志成 刘碧华 王喜钗  
王春海 朱义烟 刘玉柔 王美兰 庄顺玉 朱清 吴正平  
朱林英 曾海林 郑明光 朱亚英 林顺姐 郑灿炉 郑志欣  
吴玉先 卢诚霖

## 九、捐资一千六百元

聚仙堂 捷元轩

陈年彰

## 十、捐资一千五百元

普光书院 玉兴祠 珠凤祠

## 十一、捐资一千三百元

洪沟祠

## 十二、捐资一千贰佰元

友心书院 杨奇林

## 十三、捐资一千元

风凌祠 武林岩祠 龙三堂 圣贤堂 养和堂 福兴堂  
明发堂 镜山书院 玉和堂 养和堂 金山祠 养静堂  
浮山祠 神山书院 德正堂 成山祠 福山祠 源兴祠  
新山堂 建新书院 承圣书院 赖店联络组  
郑建清 陈桂荣 陈加淳 郑瑞清 郑建洪 陈加文 余清琴  
林碧云 黄梅兰 周庆妹 吴兰花 林玉攀 刘元云 付秋禄  
张凤钦 陈明洪 林庆森 蔡秀珍 朱金钗 李清宝 陈文聪  
陈金娘 陈玉凤 陈文顺 陈文英 陈某某 薛富英 朱林霞  
陈素连 陈亚椿 林国英 张梅鑫 陈国锦 林明英 陈平斌  
陈碧连 陈一蕊 沈玉梅 陈素华 黄顺安 刘妹珠 林国财  
苏顺金 王建设 杨金永 卓亿平 严福加 林成洪 杨立萍  
黄金珍 徐肇焕

#### 十四、捐资八百元

普化祠 清山书院 芹林书院

#### 十五、捐资七百元

珠峰祠

#### 十六、捐资六百元

复兴堂 养南堂 珠山祠 开振祠 普新祠 福兴祠  
王 芳 王淑萍 连怀忠 林伯华 吴清林 林元珍 连俊新  
张国华 林存芳 林妹英 郑毛珠 吴玉章 吴苍水

## 十七、捐资五百元

西山祠 倡明祠 大山祠 弥云祠 祥云祠 东华祠 河山祠  
集心祠 开仙祠 聚英祠 文学祠 珠兴祠 仙岭祠 仙宗祠  
仙真祠 兴成祠 善心祠 夏午祠 玉峰祠 兴山祠 钟山祠  
荣山祠 莲山祠 玉兴祠 超山祠 仙兴祠 德恩堂 阮山祠  
仙月祠 超园祠 纪龙祠 凤山祠 清英祠 开源祠 仙珠祠  
仙峰祠 仙源祠 仙德祠 仙寿祠 松山祠 隆兴祠 后兴祠  
旧青山祠 新青山祠 三成书院 紫林书院 昌明祠  
养气书院 和山书院 山清书院 庄夏府 罗山书院  
静山书院 普山书院

谢文岁 曾俊坎 黄国新 黄宗枝 陈德福 郑仁和 曾意宁  
曾意丹 林梅兰 杨新华 谢元发 颜春金 庄万孙 庄开梅  
李金木 林兆荣 林玉双 吴永波 范加祥 林玉华 郭宗文  
杨金霞 陈顺烟 刘丽琴 廖明姐 陈世池 林春水 林亿琴  
林美钦 柯文贵 林美英 林为清 吴玉福 张兰妹 潘妹珠  
林琴珠 林美妹 吴梅姐 占清珠 林德英 陈秀华 吴仙珠  
吴明莺 陈凤梅 柯英珠 陈文珍 许英华 陆文荣 刘春添  
陈明发 施清华 柳为革 邱秀珠 陈宝琴 蔡国龙 陈栋良  
林月华 陈清玉 陈 冉 林聪妹 林荣娘 林为琴 林锦松  
吴清华 陈淑琴 麦坤娘

## 十八、捐资四百元

清山祠

## 十九、捐资三百元

凌云祠	会仙祠	玉光祠	仙德祠	仙宝祠	普山祠	养心堂
德心堂	仙苑祠	湖山祠	龙山堂	新德堂	雷山书院	
林洪彪	沈秀云	曾金富	阮福庭	陈赛梅	杨新莲	何丽媛
郑春喜	陈开武	曾金富	林元贵	陈国荣	陈明良	陈宗礼
林福坤	方秀丽	许富泰	李德力	陈德珠	林良珍	陈秀珠
沈妹英	沈玉琴	吴顺庆	林秀英	张元姐	吴金凤	林素珠
陈碧华	林坤英	吴荷珠	朱玉兰	陈秋英	吴金珠	吴玉萍
吴玉妹	吴桂珠	吴金珠	陈宗珠	陈宗安	陈秀清	柳宗元
林丽玉	陈龙山	肖泉玉	邱良顺	陈育珍	郭珍珠	陈云莲
陈建宗	陈龙明	曾菊琴	柯桂平	陈秀琴	肖素华	林月香
林雪平	林来珍	林建兴				

## 二十、捐资贰佰元

钦云祠	归一堂	珠明祠	洪云祠			
林玉林	王世英	陈良琼	王庆烟	曾俊忠	郑盐田	张素玉
柯俊忠	刘阿秀	蔡美连	连瑞烟	王玉明	林元森	李德芳
邱密连	潘美兰	柯俊雄	卓珍才	林美雄	张秀琴	林忠锥

石顺元	卓秋林	石建勋	林瑞华	付凤玉	谢玉鹏	连开林
连开权	蔡龙华	严金华	杨其柔	徐福元	陆桂华	陈凤兴
林秀洪	付金义	卓瑞美	连美霞	陈瑞木	许坤英	陈瑞祥
陈梓霞	方兰英	王文烟	王顺锦	陈碧华	陈碧烟	肖阿牵
陈庆英	卢丽英	史瑞英	陈良烟	史大烟	林淑和	陈秀琴
陈秀珍	陈秀凤	林炳钦	郭惠英	王美凤	陈明珍	林素莲
连素琴	林淑英	蒋宝珠	林国华	陈秋珠	林素莲	陈宗珠
陈秀珍	林碧姐	林妹珠	林玉珠	林琴英	陈美华	林祥英
陈燕莲	蒋坤珠	林淑华	张容姐	林良英	邱必英	吴金美
王聪玉	林庆珠	林瑞英	张振琴	陈玉珠	林美妹	连明珍
薛宝珍	吴良兴	林顺姐	林良琴	林容妹	林清英	林玉英
林仁珠	林琴英	潘兰梅	林德琴	朱昌娘	吴清霞	郑燕姐
吴玉英	张良姐	林琴珠	林秀英	范凤烟	吴仙妹	肖秀兰
柯兰烟	郑妹妹	林宝英	林良妹	刘秀英	刘玉姐	张银英
陈明英	陈秋英	吴妹珠	林玉梅	张玉发	陈春富	陈元萍
林仙珠	潘庆珠	连秀琴	林金桃	林惠琼	陈秀莲	陈秀兰
林爱珍	张玉英	李雪萍	陈明琴	陈美安	林阿妹	连美钦
林惠姐	郑财珠	林梅琴	薛聪姐	林荣珍	朱妹小	张元妹
林金英	林明珍	林坤珠	朱玉英	陈俊斌	孙 雪	柳良珠
张春梅	林良玉	陈庆姐	林 玲	吴秀兰	陈秀珠	林美珍

邱琴妹	林俊萍	林海梅	张美英	陈宗兰	肖兴妹	林清珍
刘宗俊	刘志华	陈荣添	陈明玉	刘福珠	柯顺琴	柳惠聪
柳金枝	柳世平	庄秀恩	庄鲁妹	林荣珠	郑爱珠	郑其珠
王秀英	柯碧珠	柳宝珠	柯爱虹	邱国珠	陈清泉	陈荣姐
吴梅蓉	刘尾妹	肖炯煌	刘美珍	肖秀珍	肖锦莲	林美琴
许锦真	陈辉梅	陈金珠	陈秀辉	陈哲超	许财娘	林发辉
林辉霞	林兴辉	林辉玉	郭玉琴	陈怀民	陈敬良	陈敬珍
柯英凤	柯亚明	陈建珠	柳小华	林友玉	林丽华	陈建明
连秀珠	刘福玉	陈敬华	陈惠珍	陈秀妹	陈海斌	陈海莺
陈良珠	黄翔鹏	林宝坤	刘宝兰	林金叶	王文娘	陈明华
朱小珍	柯玉聪	柯碧琴	柳亚英	柯江山	柯彬辉	曾阿朱
吴明兰	陈五妹	邱惠玉	郑淑霞	肖风玉	肖三玉	林森玉
刘锦珍	刘碧珍	刘秀华	陈良珠	许梅玉	刘月琴	刘秀明
刘秀铅	连美金	方碧华	柳惠聪			

## 二十一、捐资一百元

许玉钦	蔡玉美	陈秀英	薛淑钦	林福兰	谢金芳	李金烟
杨建忠	曾建霞	邱庆姐	郑爱玉	曾元琴	薛凤娘	郑金琰
林 梅	曾付琼	曾意蓉	林碧英	蔡梅钦	潘惠英	曾建琼
柯清烟	陈素莺	曾程英	郑美爱	潘荣钗	蔡爱华	薛秋琼
陈素英	陈世英	柯献英	陈祖妹	郑美妹	陈秀钗	徐秀霞



陈秀华	王妹姐	朱秀梅	杨凤烟	阮林姐	柯丽萍	王志勇
曾宇辉	曾雨良	陈良珠	陈文玉	陈阿门	郑银琼	林香珠
蔡梅钦	柯志凤	蔡庆英	李玉萍	郑银贵	郑银财	陈爱煌
曾建芳	曾益航	陈狄龙	陈风烟	连美琴	蔡德凡	蔡秀英
郑秀梅	卓清龙	张秀姐	林琼英	石其煌	石秀华	黄双连
石加林	杨桂连	杨庆良	付初三	杨世凤	付瑞英	付美芹
杨清焰	陈丽群	杨飞雄	郑祖烟	付秀清	郑梅英	付瑞华
付美钦	陈金石	谢开森	朱阿英	谢忠仁	吴玉治	黄文尾
杨文泰	刘万凤	吴聪娘	陈培英	施梅英	郑国雄	陈美烟
郑正金	杨秀清	林贤治	王梅英	林秀珍	朱兰芹	蔡梅英
陈文英	蔡庆玉	朱淑烟	陈瑞烟	吴美华	郑玉烟	苏美金
阮风珍	谢秀英	朱瑞英	郑庆章	蔡金姐	刘兰姐	蔡金妹
曾建芳	曾益航	陈狄龙	朱金莲	陈金珠	陈秀珠	肖淑珍
柯宗杰	刘阿珍	吴文琴	刘阿兰	柯桂华	刘宗辉	刘学荣
陈玉珠	黄燕珠	陈玉珍	陈顺泉	陈福妹	邱友娘	王其妹
陈美珠	林 英	林英妹	陈文华	陈庆娘	柳金玉	柳碗妹
刘莲珠	肖秀琴	林梅红	陈小珠	林秀凤	林毛珠	黄玉琴
林泉琴	陈建贵	连淑珍	柯秀英	林妹珠	陈春莲	陈木英
刘碧聪	陈友金	陈淑华	柯秀琴	邱惠玉	林万姐	柯文妹
林阿肥	柯秀兰	王龙珠	连荣珠	林国珠	刘铅珠	柯宝娥

邱三娘	柳宝珠	柳美铅	连水琴	刘清玉	柯美珠	林阿兰
陈金妹	柯珠妹	郑荣妹	邱水珠	施珠姐	林美珍	邱美凤
陈荣娘	连碧珠	郭秀财	陈大洋	肖明珠	陈文娥	肖聪妹
陈爱兰	陈兴宝	陈小华	陈其珍	刘荣珍	林小清	陈碧华
郭玉珍	陈兴星	柯淑珍	柯丽花	柯宝珍	柯美华	柯桂琴
柯蓉华	刘蓉珠	陈其珠	陈玉贤	陈清珍	林美珠	陈伟莲
刘顺珍	林美琴	张丽琴	林荣珍	郑秀琴	刘珍珠	郭春珠
柯爱华	柯桂生	方进份	柯碧秀	柯福川	柯玉琴	柯培扬
柯琼兰	吴淑琴	柯江华	柯丽红	林淑华	曾秀恋	柯秀珍
曾琼华	柯伙山	柯阿珠	柯蓉真	柯平辉	黄燕红	林美兰
曾惠华	柯红华	吴小云	柯素琴	陈玉琴	柯丽华	林惠珍
柯琼珍	林明华	林素珍	张惠华	林秀凤	柯俊兰	陈美珍
温风英	柯凤英	陈淑英	陈宝珍	何清珠	柳阿梅	柯细华
张凤珠	柯琼华	陈桃凤	柯沐辰	林荣妹	柯华琴	刘水娘
肖梅华	林美莲	王琴荣	蔡清妹	陈聪珍	刘聪珍	刘秀真
林文霞	蔡宝玉	肖美华	林如春	林庆珠	陈黎明	林文珍
林美珍	邱碧英	林美玉	庄萍娥	张阿妹	林荣珠	林美珍
陈荣辉	柳顺珠	王添娘	林金珍	陈琴珠	陈金妹	王聪珍
郑 蓉	陈秀燕	陈清珠	陈淑英	郭文珍	陈辉兰	陈宝珍
陈宗水	庄财珠	陈传妹	陈 慧	陈建明	陈建山	陈建珍

陈建华	郭志清	刘瑞玉	陈建英	肖和妹	陈秀云	陈玉琴
刘明妹	肖丁月	陈宝凤	庄富妹	陈燕玉	林清英	沈金姐
刘秀珍	林和春	林玉叶	詹秀英	柳秀珍	林锦姐	陈美玉
陈兴珍	陈文安	林秀英	吴明姐	吴明珠	林庆英	陈秋姐
吴清英	林爱珠	林聪梅	张志梅	张燕珠	陈玉兰	陈良英
林良琼	詹玉英	吴凤姐	林为莲	陈文姐	蔡祥英	林美姐
吴庆珠	刘清珠	陈妹妹	邓六英	林燕英	蔡秀玉	刘秀玉
林梅娘	王金英	林玉凤	林连霞	陈秋姐	朱美琴	薛丽芳
陈碧蓉	吴庆钗	蒋坤烟	陈叶妹	陈新妹	吴荣妹	吴庆姐
林德珠	林秀莺	林三妹	林黄妹	高金珠	张碧莲	柳素琴
张明山	林美华	林宝珍	陈梅英	陈淑珠	林文英	林琴莺
吴素兰	陈梅英	林珠妹	陈瑞金	林玉琴	张秋贵	陈五姐
柯良莺	陈泉英	陈三妹	蔡秀美	陈爱华	陈秀琴	张金银
陈万珠	林美利	林顺妹	王明珠	张庆才	陈啊珠	林美娘
林文姐	张炳贵	林文珍	林金姐	林秀兰	沈文娘	林凤姐
潘凤安	林明英	林财妹	林燕钗	吴明妹	林秀安	林茂姐
吴林琼	潘素霞	陈子福	陈秀安	王志珠	陈春恩	詹国珠
刘秀萍	陈秀英	林良顺	郑秀玉	张文英	陈风妹	李文霞
柯瑞琴	陈明珠	陈庆姐	连美霞	潘秀英	陈宗玉	林秀金
林木兰	张春妹	林顺琴	吴银珠	杨平珍	林文庆	林永春

陈秀凤	沈云姐	陈玉梅	林顺明	沈庆妹	沈万琴	林秀英
吴瑞钗	陈秀莲	吴玉美	陈明姐	杨彩云	陈梅琴	郭秀玉
陈尾姐	陈峰哥	王淑英	陈开英	陈秋娘	陈梅琴	张文姐
林马毡	林金辉	陈四姐	陈安娘	陈春富	陈琴姐	陈春琴
林妹珠	林养妹	吴淑英	陈文娘	陈秀宝	张玉叶	林开琴
朱秀金	潘丽琴	方秀明	陈美琴	肖碧英	陈宝珠	陈元妹
吴美英	陈佳珍	吴容英	蔡美姐	朱昌妹	陈爱珍	吴淑华
施什某	陈荣文	林聪珠	张贵伶	吴来秋	陈梅兰	刘一萍
郑金姐	郑金珠	莲顺琴	吴延珠	林秀梅	陈洋妹	林文珠
吴金珠	刘万娘	林叔英	林秀珍	郑云妹	林万玉	陈惠英
林森英	林秀琴	陈顺琴	王梅珠	施美珠	林燕燕	林文珠

仙游县三一教协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六日